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八年三月

## 明堂與陰陽—— 以《五十二病方》「灸其泰陰泰陽」為例

李建民\*

這篇文章旨在討論中國方技學的腧穴與陰陽兩個觀念。腧穴在醫書曾有「明堂」之稱。筆者藉「明堂」一詞來說明產生中國醫學的數術性風土。「數術」之學是傳統中國關於天道或宇宙的知識體系。或者說，它是中國人的傳統宇宙觀以及以此宇宙觀為基礎的預測學。「明堂」與「陰陽」是數術之學所派生的兩個概念。全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自馬王堆脈書出土以來，這批新資料清楚的描述十一條脈的循行路線，卻沒有記載一個腧穴名。因而有「先經後穴」的新說出現。筆者以解讀《五十二病方》「灸其泰陰、泰陽」為例，指出太陰、太陽是人體的腧穴名，不是脈名。它們位於人的手足腕踝附近，與經脈一樣，亦以三陰三陽命名。根據現存的醫學文獻，一共有十二個以陰陽命名的腧穴。其次，以陰陽命名的腧穴意義為何？按方術家所言「陰陽」，其意殆側重二方面：(1) 陰陽為天文星曆之學的專稱；(2) 陰陽是古代方術家切割「時位」（時間與方位）的一套思維方式，藉以表達不同時間氣的變化與盛衰。要言之，十二陰陽穴是按「時令—三陰三陽—腧穴」的數術圖式構思而成的。筆者將這樣的身體觀稱之為「數術的身體觀」。換言之，人的身體具有宇宙性格。古代經脈腧穴之學稱為「明堂」。「明堂」是王者佈政之所、是人的軀體、也是腧穴。凡此，皆是大宇宙的複製與縮影。方技學往往著墨於局部與整體、周期與循環等理論，無疑是在「明堂」這種特殊風土所產生的。

關鍵詞：《五十二病方》 明堂 三陰三陽 十二陰陽穴 方技史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一、問題意識——中國醫學的數術風土

這篇文章旨在討論中國方技學<sup>1</sup> 的腧穴與陰陽兩個觀念。腧穴的「腧」，義與「輸」通。有轉輸、灌注之意。其在醫書又稱作「節」、「會」、「氣穴」、「氣府」、「骨空」、「孔穴」、「穴道」、「穴位」等。<sup>2</sup> 其為經氣輸注之處，同時也是邪氣入侵之門戶。腧穴之學又曾有「明堂」之稱。例如，與月令有關的針灸書有《明堂蝦蟆圖》。<sup>3</sup> 中國首部腧穴專著稱為《黃帝明堂經》。謝利

<sup>1</sup> 方技，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有醫經、經方、房中與神仙四支。貝塚茂樹以為上述方技四支即是「醫學」。山田慶兒也說「對於古代人來說，這四個領域的全體就是醫學」。以上參見貝塚茂樹，〈中國における古典の運命〉，收入氏著，《古代中國の精神》（東京：筑摩書房，1985年版），頁185；山田慶兒，〈中醫學的歷史與理論〉，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258-259。而《漢志》對方技的分類，《七錄》將醫經、醫方收入「術技錄」，與天文、曆算、五行、卜筮、雜占、形法並列；而神仙、房中則收入「仙道錄」，與經戒、符圖同科也。筆者以為：方技的內容不僅是「醫學」，還包括技巧繁複的養生技術；而神仙、房中二支更與當時宗教有不解之緣。在學術分科則近於數術，兩者合稱「方術」。相關研究可參見酒井忠夫，〈方術と道術〉，收入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東洋史學論集》（東京：清水書院，1953），頁49-59；鎌田重雄，〈方士と尚方〉，收入氏著，《史論史話·第二》（東京：新生社，1967），頁46-69。中村璋八，〈中國思想史上における術數〉，《東洋の思想と宗教》14(1997)：1-20。夏曾佑，〈儒家與方士之糅和〉、〈黃老之疑義〉、〈儒家與方士分離即道教之原始〉等，要言不煩，可以參考。見氏著，《中國古代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頁334-343。最新的研究如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頁281-434。英文著作方面初步可以參見 Kenneth J. DeWoskin, *Doctors, Diviners, and Magicians of Ancient China: Biographies of Fang-shi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2</sup> 腧穴一般性的通論可參見楊甲三主編，《腧穴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康鎖彬主編，《經脈腧穴學》（石家庄：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

<sup>3</sup> 靳士英指出，「明堂」在針灸學上有兩種含義，一是指所有的針灸著作，另一是指經脈孔穴。《明堂蝦蟆圖》、《孔穴蝦蟆圖》、《黃帝針灸蝦蟆忌》據考是同書不同傳本，似出於漢人之手。見靳士英，〈明堂圖考〉，《中華醫史雜誌》21.3(1991)：135；相關討論參見曲祖貽，〈黃帝針灸蝦蟆經的簡介〉，收入王雪苔主編，《中國針灸薈萃：現存針灸醫籍之部》（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頁37-40；坂出祥伸，〈《黃帝蝦蟆經》について——成書時期を中心に〉，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九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6），頁1-16。

恒云：「明堂二字，爲古人稱人體生理之名。」<sup>4</sup> 又，根據黃龍祥的考證：「《黃帝明堂經》中四肢穴分屬十二經，每經各有五輸，皆自下而上依次流注，與『明堂』之有十二宮，王者月居一室，依次輪居相合，而且取五輸穴，亦因時而異，與月令相關，因此，有關輸穴之書遂以『明堂』爲名」。<sup>5</sup> 從黃氏的解說，暗示著「時令—脈序（輸穴）」的線索。輸穴的組成與「明堂」相類，具備宇宙圖式。《漢志·方技略》云方技之術「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論病與知政之間，對方技家而言，疑有相通之處。<sup>6</sup>

全文分爲兩個部分：第一、自馬王堆脈書《足臂十一脈灸經》（以下簡稱《足臂經》）、《陰陽十一脈灸經》（以下簡稱《陰陽經》）出土以來，這批新資料清楚的描述十一條脈的循行路線，卻沒有記載一個輸穴名。對於馬王堆脈書的發現，誠如山田慶兒所說：「脈從一開始就是脈。換句話說，是作爲血和氣這樣的流體流動的管道（線），而不是像以往常常想像的那樣，最初是許多穴位被發現，在穴位與穴位之聯線的基礎上產生了脈的概念。」<sup>7</sup> 這就動搖了大陸學者

<sup>4</sup> 謝利恒，《中國醫學源流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頁91。又，關於《黃帝明堂經》的書誌學考察，參見篠原孝市，〈《黃帝內經明堂》總說〉，收入小曾戶洋等編，《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八冊》（大阪：東洋醫學研究會，1981），頁153-173；丸山敏秋，《鍼灸古典入門：中國傳統醫學への招待》（京都：思文閣，1987），頁147-158；小曾戶洋，《中國醫學古典と日本：書誌と傳承》（東京：塙書房，1996），頁142-174。

<sup>5</sup> 黃龍祥，《黃帝明堂經輯校》（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88），頁240。相關研究可參看黃龍祥，〈《黃帝明堂經》與《黃帝內經》〉，《中國針灸》1987.6：43-46；黃龍祥，〈《黃帝內經明堂》佚文考略〉，《中國醫藥學報》2.5(1987)：35-36。

<sup>6</sup>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233。有的學者將「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理解爲「通過診斷國君的病來推知國情政事」。見梁忠主編，《醫古文譯解》（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2），頁212。按《國語·晉語》，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秦和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晉平公疾在「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韋昭《注》云：「止其淫惑，是爲醫國。」又，醫和有期決死生之術，說平公「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果然，十年平公死。顧實則云：「上世從巫史社會而來，故醫通於治國之道耳。」以上，見《國語》（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頁473-476；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臺北：大化書局影印，1977），頁4078；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頁254。

<sup>7</sup> 山田慶兒，〈中醫學的歷史與理論〉，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頁261。相關論文參見山田慶兒，〈鍼灸の起源〉，收入氏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頁3-78。

陸瘦燕先生自五十年代以來提出經脈「由點（穴）到線（脈）」發展過程的觀點，甚而產生「先經後穴」的新說。<sup>8</sup>

為什麼脈一被發現即是脈而不是穴與穴的歸納，確是饒富興味的課題。<sup>9</sup>或許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發問：脈是逐一漸進被發現，還是在很短時間內（周秦之際），十一條（或者十二條不等）脈一起被發現的？若是後者，《足臂經》或《陰陽經》缺少臂厥陰脈或任督脈似乎不能簡單視為尚未發現。<sup>10</sup>

再者，檢閱《靈樞·經脈》這篇已被正典化的文本，其敘述脈的循行方式與馬王堆脈書是一致的，即基本上不涉及任何腧穴。這種行文體例或可揭示脈被發現的特殊規律，<sup>11</sup>卻無法得出脈與穴之間產生的孰先孰後問題。所以，「全部馬王堆醫書，都沒有提到一個明確的穴名名稱」的成說，<sup>12</sup>是否成立呢？筆者以解

<sup>8</sup> 周一謀、彭堅、彭增福，《馬王堆醫學文化》（上海：文匯出版社，1994），頁18。關於馬王堆脈書的研究成果，參見韓健平編，〈古脈書研究論著目錄〉，收入氏著，《馬王堆古脈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6），頁85-89。另外，穴經起源可見王啓才，〈略論腧穴和經絡起源之先後〉，《上海針灸雜誌》1987.3：34-35；李生紹，〈穴位起源關係探〉，收入《針灸論文摘要選編》（北京：中國針灸學會，1987），頁18；黃龍祥，〈腧穴歸經源流初探〉，《針灸臨床雜誌》10.5(1994)：1-2。

<sup>9</sup> Shigehisa Kuriyama, "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Bloodletting,"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0(1995), p.23 以下。

<sup>10</sup> 李鼎以為，馬王堆脈書十一脈系統不是簡單少一條手厥陰脈，而是手厥陰與手太陰脈混合為一。見李鼎，〈從馬王堆墓醫書看早期的經絡學說〉，《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78.2。另外，新近在四川綿陽出土時代與馬王堆脈書相近的經脈木人模型，即有手厥陰脈與督脈。詳見謝克慶等，〈「西漢人體經脈漆雕」的價值和意義〉，《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報》19.1(1996)：36-38；何志國，〈西漢人體經脈漆雕考〉，《大自然探索》1995.3：116-121；馬繼興，〈雙包山漢墓出土的針灸經脈漆木人形〉，《文物》1996.4：55-65。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綿陽博物館，〈綿陽永興雙包山二號西漢木柕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10：13-29。另針灸銅人的歷史，見哈鴻濶，〈針灸銅人考〉，《中國醫藥學院研究年報》14(1988)：15-28。

<sup>11</sup> 李伯聰以為傳統醫學表現「早熟性」的特性。所謂「早熟性」意指二：(1) 理論體系的早熟；(2) 戰國時期醫學學派在其中的決定性。廖育群也有類似的意見。例如，「經脈體系的發展歷史頗不符合醫學其他分枝乃至自然科學其他領域中，沿著經驗積累、逐步上升成為理論、並在不斷修改否定中臻於完備的一般發展規律」，所以，廖育群不同意沿用經驗積累的說法解釋經脈學說的起源與形成。以上，參見李伯聰，〈中醫學歷史和發展的幾個問題〉，收入《科學傳統與文化》（西安：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頁289-312；廖育群，〈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頁15。

<sup>12</sup> 周一謀等，《馬王堆醫學文化》，頁17。

讀《五十二病方》「灸其泰（太）陰泰（太）陽」<sup>13</sup> 為例，重新探討這個問題。

第二、「灸其泰陰、泰陽」的「太陰」、「太陽」，是二陰二陽還是三陰三陽？既然有太陰太陽，至少是二陰二陽。

馬王堆二部脈書的脈序已按陰陽理論加以編排。《足臂經》與《陰陽經》兩者脈的排列雖然次序不一，但基本上都以先三陽後三陰為序。<sup>14</sup> 而馬王堆《陰陽脈死候》中則明確有「三陰」、「三陽」之說。<sup>15</sup> 這三陰、三陽通常被人理解為三陰脈與三陽脈。<sup>16</sup> 三陰、三陽脈與天地陰陽之氣有所繫連。《陰陽脈死候》云

<sup>13</sup>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52。關於《五十二病方》，其釋文最早發表於《文物》1975.9，並有鍾益研、凌裏的〈我國現已發現的最古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一文。至一九七九年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有釋文與簡注。在研究方面，以馬繼興與尚志鈞的作品特別值得一提。馬先生的作品有〈馬王堆古醫書中有關藥物製劑的文獻考察〉，《藥學通報》1979.9；〈我國最古的藥酒釀製方〉，《藥學通報》1980.7；〈馬王堆古醫書中有關采藥、製藥和藏藥的記述〉，《中醫雜誌》1981.7；〈馬王堆漢墓醫書的藥物學成就〉，《中醫雜誌》1986.5-1986.8連載。其次，尚志鈞著有〈《五十二病方》與《山海經》〉、〈《五十二病方》中藥物製備工藝考察〉、〈《五十二病方》與《神農本草經》〉、〈《五十二病方》殘缺字試補〉等，以上見於《長沙馬王堆醫書研究專刊》1、2輯（1980-1981年）。另外，若干極優秀的研究，例如廖育群分析《五十二病方》的「湯液」的劑型（〈漢代內服藥的劑型演變與「湯液」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9.2(1990)：178-183）；傅芳質疑《五十二病方》的書題，並指出其是「外科專著」（〈關於《五十二病方》的書名及其外科成就的討論〉，《中華醫史雜誌》11.1(1981)：19-24）；萬芳則著重《五十二病方》的藥理學（〈《五十二病方》藥物成就初探〉，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等。《中華全國首屆馬王堆醫書學術討論會論文專集》上冊，共31篇，皆集中在《五十二病方》的考論。日本方面，赤堀昭、山田慶兒將《五十二病方》翻譯為日文（收入山田慶兒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的研究：譯注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頁137-289）。山田慶兒特別著墨《五十二病方》的咒術療法，作品有〈《五十二病方》の咒術療法〉（收入山田慶兒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的研究：論考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頁253-262）、〈夜鳴く鳥〉（《思想》736(1985)：1-26）。在西文方面，有 Paul U. Unschuld, “Ma-wang-tui Materia Med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arly Chinese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Zinbu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 12(1982): 11-63; Donald Harper, *The “Wu Shih Erh Ping Fang” : Translation and Prolegomena*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2). 《五十二病方》初步的研究成果，見陳湘萍，〈《五十二病方》研究概況〉，《中醫雜誌》1987.5：61-63。

<sup>14</sup> 王玉川，〈運氣探秘〉（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頁51。

<sup>15</sup>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21。

<sup>16</sup> 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臺北：樂群文化事業公司，1989），頁47。

「三陽，天氣」、「三陰，地氣」。<sup>17</sup>換言之，我們可以用「時令—三陰三陽—脈序」的圖式對上述脈學加以把握。而早期醫學的陰陽說與腧穴（或經脈）的關係為何？這是筆者想處理的第二個問題。

以下，就從《五十二病方》治療癩疝的灸方說起。

## 二、古穴新探

癩疝，學者或釋為「腹股溝疝」。該病主要由小腸墜入陰囊所引起。<sup>18</sup>《釋名·釋疾病》作「陰墳」，墳即疝也。其可能包括今天所謂「脫腸」，但非一病之專名。<sup>19</sup>《五十二病方》用灸療癩疝共三法。<sup>20</sup>其一曰：

積（癩），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砭）穿其〔隋（睢）〕旁，□□汁及膏，撓以醇□。有（又）久（灸）其痛，勿令風及，易瘳；而久（灸）其泰（太）陰、泰（太）陽□□。【●】令。<sup>21</sup>

上法，用砭石將患者的陰囊後部（即臀側）外皮刺破後用醇酒浸潤。再者，可以在患者的傷口（「瘡」）及「太陰、太陽」等處施以灸療。<sup>22</sup>太陰、太陽，帛書整理小組釋作「人體脈名，似指足太陰脈、足太陽脈」。<sup>23</sup>不過，馬王堆方技書灸脈體例如《足臂經》皆作「諸病此物者，皆久（灸）××溫（脈）」。<sup>24</sup>

<sup>17</sup>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21。韓健平指出，《陰陽脈死候》將三陽三陰與天地相配，是受到《易》三陽卦為乾、三陰卦為坤的影響。見韓健平，〈出土古脈書與三部九候說〉，《中華醫史雜誌》27.1(1997)：39。

<sup>18</sup> 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頁151。關於疾病意義的討論，參見 Susan Sontag，《隱喻としての病い》（東京：みすず書房，1995），頁5-131。

<sup>19</sup> 余巖，《古代疾病名候疏義》（臺北：自由出版社，1972），頁225-229。

<sup>20</sup> 吳中朝，〈《五十二病方》灸方淺析〉，《山西中醫》5.2(1989)：37-38。

<sup>21</sup>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52。山田慶兒認為釋文中的兩個殘缺文字，可能是「動者」，意指人體搏動之處。見山田慶兒，《中國醫學はいかにつくられたか》（東京：岩波書店，1999），頁55。

<sup>22</sup>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頁492-493。

<sup>23</sup>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52。

<sup>24</sup> 徐大椿以為「凡只言某經，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井榮五者為言」。見氏著，《醫學源流論》，收入《徐大椿醫書全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上冊，頁197。按「井」、「榮」等即位人手足肘膝以下的穴位，見楊維傑，《針灸五輸穴應用》（臺北：樂群文化事業公司，1990年版）。

而《五十二病方》的「太陰」、「太陽」既未注明所灸部位，也未言灸療壯數，更無如《足臂經》明言其即為脈名。

但長期以來，學者似乎無異議的接受《五十二病方》太陰、太陽為脈名的推測。<sup>25</sup> 筆者僅摘錄馬繼興、周一謀兩位先生的意見以便進一步討論。馬繼興先生說：

值得注意的是本方所記雖有這兩個脈名，但並無穴名。同時太陰、太陽二脈又均無手（臂）脈和足脈之分。今據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灸經》及《靈樞·經脈篇》所載的各脈主治病候來看，手太陰、足太陰、手太陽及足太陽四脈均無主治癩症的記載，但在《陰陽十一脈灸經》及《靈樞·經脈篇》的足厥陰主治病候中都有主癩症（狐疝）的文字，與本方不盡相同。<sup>26</sup>

可見在沒有直接或間接證據之下，太陰、太陽仍被推度為人體脈名。馬繼興先生又指出《五十二病方》「在使用灸法或砭石等法治療時，只指出某一體表部位。如治癩病，灸左足中指，或以線纏束左手大指（局部壓迫法）。」<sup>27</sup> 然而這類看似籠統的定位法，可能更符合古人「穴」的原意。換言之，在「穴」是一個針刺「點」(point/pit) 的理解下，太陰、太陽唯一只能往脈名的方向尋求答案。

接著，我們再看周一謀先生的解釋：

今考得《千金要方》卷三十有「合陽、中郄，主癩症崩中」以及「商丘主陰股內痛氣癰，狐疝走上下引小腹痛，不可俛仰」等記載。其中合陽穴，屬足太陽經脈穴，位於小腿後膚橫紋中點直下二寸處；商丘穴，屬足太陰經脈穴，位於足內踝前下方凹陷處。又《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載：「男陰卵大癩病，灸足太陽五十壯，三報之。又灸足太陰五十壯，在內踝上一夫（疑為尺）。」由此可見，足太陽、足太陰兩經脈確有主治疝病的功效。<sup>28</sup> 在太陰、太陽為經脈的假設下，再迂迴的從這二脈中找出治療癩症的合陽、商丘兩個穴以茲證明。不過，上引《千金方》「男陰卵大癩病」方的確值得注意。按

<sup>25</sup> 例如，Donald Harper, *The "Wu Shih Erh Ping Fang": Translation and Prolegomena*, p.394；魏啓鵬、胡翔驥，《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壹〕》（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頁102。

<sup>26</sup>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493。

<sup>27</sup> 鍾益研、凌襄，〈我國現已發現的最古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頁53。

<sup>28</sup> 周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頁147-148。

此方始見於南北朝陳延之的《小品方》。<sup>29</sup> 其與《五十二病方》治癩瘡方體例相符。現將兩者內容列成下表，加以說明：

《五十二病方》	《小品方》
久（灸）其泰（太）陰、泰（太）陽。金。	灸足太陽五十壯，並灸足太陰五十壯，有驗。

上引《小品方·灸癩瘡法》的「太陽」、「太陰」、「有驗」無疑繼承《五十二病方》中「泰陰」、「泰陽」、「令」的格式。孫思邈則在《千金方》足太陰註明「在內踝上一夫」，可能是其根據本身對該部位的理解所加的。換言之，足太陰未必意指經脈而言。再者，「五十壯」的「壯」，一灼為一壯。<sup>30</sup> 五十灼之數反複艾灸在所謂經脈，應如何理解？（詳下）湯萬春《小品方輯錄箋注》在上引文足太陰條下推度「此處似為『三陰交』穴」。<sup>31</sup> 這個意見提供我們解開「太陰」、「太陽」之謎的一把鑰匙。

按三陰交穴在內踝上三寸處（圖一），屬足太陰脾經。其部位即接近前引的商丘穴附近。三陰交初位於內踝上八寸，<sup>32</sup> 六朝之後改至今處。其變化的原因本文不贅。<sup>33</sup> 《素問·太陰陽明論篇》云：「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為之行氣於三陰。」<sup>34</sup> 係足太陰有「三陰」之別名。那麼，《五十二病方》與《小品方》的足太陰有沒有可能即位於三陰交穴附近？

<sup>29</sup> 《小品方》又稱《經方小品》。該書曾被《唐令》、《大寶律令》等定為中日醫者必讀之方書。據廖育群推測，《小品方》作者陳延之大約是出入宮廷、權貴的醫者，活動於公元五世紀上半期。詳廖育群，〈陳延之與《小品方》研究的新進展〉，《中華醫史雜誌》17.2(1987)：74-75。近年有湯萬春，《小品方輯錄箋注》（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祝新年，《小品方新輯》（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3）；高文鑄輯注，《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等輯本。讀者可一併參看。

<sup>30</sup> 宋人沈括云：「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見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612。

<sup>31</sup> 湯萬春，《小品方輯錄箋注》，頁260。

<sup>32</sup> 黃龍祥，《黃帝明堂經輯校》，頁182。

<sup>33</sup> 黃龍祥，〈「足太陰」穴與三陰交〉，《中醫雜誌》35.11(1994)：695。

<sup>34</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頁324。本文所引《素問》、《靈樞》皆用這個本子。關於今本《內經》的研究，參見Yamada Keiji, "The Formation of the Huang-ti Nei-ching," *Acta Asiatica* 36(1979): 67-89；廖育群，〈今本《黃帝內經》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7.4(1988)：367-374。

據考訂為三國曹翕所撰的《曹氏灸經》，<sup>35</sup> 有以下的佚文，「曹氏說不可灸者如左」，其中

足太陰者，人陽精之房沖也，無病不可灸，灸男則陽氣衰，女則令絕產；

有病可灸五十壯。……右廿穴，曹氏說云：無病不可灸，灸則爲害也。<sup>36</sup>

根據以上引文，所謂「足太陰」係穴名也，非經脈名也。其有疾灸壯數為五十之數，與《小品方》合。

這一類與經脈同樣以陰陽命名的腧穴，《黃帝蝦蟇經》有三圖，分別為足厥陰、手陽明、足太陰三穴（圖二、圖三、圖四）：

- (1) 月生七日，蝦蟇生後右股，人氣在足內踝上，與足厥陰交，不可灸判傷之。使人厥逆上氣，霍亂轉筋，甚則致死。同神。
- (2) 月生十四日，兔生左股，人氣在陽陵泉，又胃管、又手陽明，不可灸判傷之，使人生厥逆，膝脛腫痛，不得屈伸。同神。
- (3) 月毀二十五日，兔省左肩，人氣在大陰，至絕骨、又太陵，不可灸判傷之，使人內亂五臟煩滿熱厥，男子氣竭，女子陰私病。不同神。彼在手足陽明。<sup>37</sup>

《蝦蟇經》旨在以月之生毀推斷人氣所在，並規定人氣所在之位不可灸刺。現將其足太陰穴相關文字與上引《曹氏灸經》比較如下。

	《曹氏灸經》	《黃帝蝦蟇經》
足太陰穴	無病不可灸，灸男則陽氣衰，女則令絕產。	不可灸判傷之，使人內亂五臟煩滿熱厥，男子氣竭，女子陰私病。

上述人氣所在的部位不可灸刺，似應當指一定的範圍之內，而非專指一個針刺的「點」。例如，《蝦蟇經·六甲日神遊舍圖》（圖五·a-b）。圖中所謂的

<sup>35</sup> 《隋書·經籍志》載《曹氏灸經》一卷。《太素》卷十一楊上善注、《千金方》卷七、二九有引用。《醫心方》亦引用此書14條佚文。以上，參見篠原孝市，〈《醫心方》の鍼灸〉，收入《醫心方の研究》（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4），頁103；馬繼興，〈《醫心方》中的古醫學文獻初探〉，《日本醫史學雜誌》31.3(1985)：41。

<sup>36</sup> 轉引自丹波康賴，《醫心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頁49, 136。關於《醫心方》的研究，初步可參看杉立義一，《醫心方の傳來》（京都：思文閣，1991）。

<sup>37</sup> 《黃帝蝦蟇經》，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八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頁21, 28, 39。

「靈符所舍」即指人氣（「靈符」）遊舍六十甲日的不同部位，與現存腧穴並不一致。<sup>38</sup> 根據該書的文字說明有些是指一定的範圍，如「左肩」、「右頰」、「右乳」、「右足心」等，宜避鍼灸。<sup>39</sup>

再者，如《產經·足太陰脾脈圖》（圖六）中亦有「太陰」穴。並云：「五月足太陰脈養，不可針灸其經也」。自隱白上至箕門諸穴，「並不可犯之」。<sup>40</sup>

其他，又如敦煌文書《灸經圖》編號 S.6262、S.6168（圖七至圖九）的內容清楚標明手陽明穴、足陽明穴、足太陽穴等。<sup>41</sup> 在圖九的注文有說明古穴所在：  
足太陽，在踝外後宛宛中是。<sup>42</sup>

如果我們將此段注文配合前述的各圖，可以發現足太陽穴等諸腧穴皆位於人體手足的腕踝附近。黃龍祥指出，上述手足腕踝的諸穴位置，大致與「十二原穴」所在相當，也就是近於腕踝部的脈診處。<sup>43</sup> 由於它們在人體佔有一定範圍，又與經

<sup>38</sup> 《黃帝蝦蟇經》，頁51。

<sup>39</sup> 《黃帝蝦蟇經》，頁52-53。另參見張淑女、黃一農，〈試論中國傳統醫學中的「人神」禁忌〉，收入劉廣定編，《第三屆科學史研討會彙刊》（臺北：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1993），頁193。

<sup>40</sup> 轉引自丹波康賴，《醫心方》，頁355。《產經》疑即《德貞常產經》。馬繼興以為此書時代當在晉代以後南北朝時期。見馬繼興，《中醫文獻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219。又，《產經》的經脈說，參見荒木正胤，〈《醫心方》の妊娠脈圖に現われた經穴に就いて〉，收入氏著，《日本漢方の特質と源流》（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6），頁331-342。

<sup>41</sup> 張儂，《敦煌石窟秘方與灸經圖》（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頁226-233。敦煌醫學文獻的初步介紹，見王進玉，〈敦煌醫學文獻論著目錄〉，《中華醫學雜誌》17.1(1987)：51-53；門田明，〈流沙墜簡版本考〉，收入《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京都：關西大學出版社，1993），頁227-277；周丕顯，〈敦煌科技書卷叢談〉，收入氏著，《敦煌文獻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頁200-218；小曾戶洋，〈敦煌文書および西域出土文書中の醫藥文獻〉，收入氏著，《中國醫學古典と日本》，頁589-655。近年有幾種敦煌醫籍考注本：(1) 趙健雄，《敦煌醫粹——敦煌遺書醫藥文選校釋》（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2) 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3) 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

<sup>42</sup> 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頁439。張儂，〈敦煌《灸經圖》殘圖及古穴的研究〉，《敦煌研究》1995.2：155。

<sup>43</sup> 黃龍祥，〈經絡學說的由來〉，《中國針灸》1993.5：49。有關脈診法的討論，參見廖育群，〈《素問》與《靈樞》中的脈法〉，收入山田慶兒、田中淡編，《中國古代科學史論·續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1），頁493-511。

脈同名，韓健平遂定其為「狹義」的脈。<sup>44</sup> 但這些太陰、太陽諸穴，或許按《曹氏灸經》之例，稱做「穴」較為適當。就此，《史記·扁鵲傳》中「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sup>45</sup> 「三陽五會」，楊士孝以為是督脈之一穴，即「百會」的別名。<sup>46</sup> 彭靜山推測「三陽」當是太陽、少陽、陽明，「五會」當是百會、胸會、聽會、氣會、臑會，<sup>47</sup> 大概都是腧穴名。

以下，按《足臂經》脈序，將文獻之中以陰陽命名的腧穴位置標出。其中，《足臂經》闕臂厥脈故排在表的最後：<sup>48</sup>

穴名	部位	備考
足太陽穴	《千金方》：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敦煌卷子以為在足外踝後。	
足少陽穴	《脈經》：在足上第二指本節後一寸。《諸病源候論》以為在足小指本節後附骨上一寸。	
足陽明穴	《脈經》：在足上動脈。敦煌卷子以為在足趺上三寸動脈。	
足少陰穴	《蝦蟇經》：在足內踝後。《諸病源候論》以為在足內踝後微近下前動脈。	
足太陰穴	《諸病源候論》：在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千金方》以為在內踝上一寸或三寸。	
足厥陰穴	《千金方》：在足大指間。《諸病源候論》以為在足大指歧間白肉際。	
手太陰穴	《脈經》：在魚際間。《諸病源候論》以為在大指本節後。	魚際非指今魚際穴，而係指掌骨後際。
手少陰穴	《脈經》：在腕當小指後動脈。《聖惠方》以為在掌後去腕半寸陷中。	
手太陽穴	《脈經》：在手小指外本節後。《千金方》以為小指外後一寸。	

<sup>44</sup> 韓健平，《馬王堆古脈書研究》，頁12。

<sup>45</sup> 《史記》（臺北：鼎文書局影印，1984），頁2792。

<sup>46</sup> 楊士孝，《二十六史醫家傳記新注》（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6），頁10。

<sup>47</sup> 彭靜山，〈「外三陽五會」考〉，《中國針灸》1987.1：49。

<sup>48</sup> 參考鄧良月、黃龍祥，《中國針灸證治通鑑》（青島：青島出版社，1995），頁7-8的表一至表六製作。

穴名	部位	備考
手少陽穴	《諸病源候論》：在手小指間本節後二寸。《千金方》以爲在第二指間本節後一寸動脈。	
手陽明穴	《脈經》：在手腕中。《千金方》以爲在腕後陷中動脈大指奇後。	
手心主穴	《脈經》：在掌後橫紋中。《外臺秘要》以爲在手腕第一約理中當中指。	「心主」後世醫書多作「手厥陰」。

根據上表，諸穴的部位如「足外踝後」、「足上動脈」、「足大指間」、「手腕中」等，這些籠統的腧穴定位與後世《明堂》諸經精確明言幾寸幾分的定穴，形成了對比。《五十二病方》載治疣「以久（灸）尤（疣）末」；<sup>49</sup> 治癰病「久（灸）左足中指」，<sup>50</sup> 這種灸刺部位與十二陰陽穴類似。又，馬王堆《脈法》云：「□上而不下，□□□□□過之□會環而久（灸）之。病甚，陽上於環二寸而益爲一久（灸）。氣出脇（郄）與肘，□一久（灸）而□。」<sup>51</sup> 參照馬繼興先生的解釋，上文可理解爲：「人體內的逆氣上行而不下，可集中在肚臍部位施以灸法，病重，在臍上二寸再增加一灸。如果上衝頭部的逆氣下轉，至足膝和手肘時，可增加一灸而獲痊癒」。<sup>52</sup> 這裡灸取穴的「環」、「脇」、「肘」的定位體例，與十二陰陽穴大概是相近的。

《素問·骨空論》云：

灸寒熱之法，先灸項大椎，以年爲壯數，次灸樞骨，以年爲壯數。視背俞陷者灸之，舉臂肩上陷者灸之，兩季脇之間灸之，外踝上絕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間灸之，膕下陷脈灸之，外踝後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間灸之，掌東骨下灸之，臍下關元三寸灸之，毛際動脈灸之，膝下三寸分間灸之，足陽陰附上動脈灸之，巔上一灸之。犬所嗜之處灸之三壯，即以犬傷病法灸之。凡當灸二十九處。<sup>53</sup>

上法，從頭至足共二十九處。其中，「項大椎」、「樞骨」、「背俞陷者」、「肩上陷者」、「兩季脇之間」、「絕骨之端」、「足小指次指間」、「膕下陷

<sup>49</sup>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39。

<sup>50</sup>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44。

<sup>51</sup>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17。

<sup>52</sup> 馬繼興，〈《脈法》考釋〉，收入《長沙馬王堆醫書研究專刊》1(1980)：23。

<sup>53</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404-405。

脈」、「外踝後」、「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膺中陷骨間」、「掌束骨下」、「臍下關元三寸」、「毛際動脈」、「巔上」、「犬所嚙之處」等，張志聰《集注》雖說此「二十九穴之灸法」，<sup>54</sup> 不過，相對後世人身一寸之地即有二、三穴，上述古穴的定位疑近於十二陰陽穴的體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於針具的使用與腧穴定位的關係。廣泛使用「尖如蚊蛇喙」、長三寸六分的毫針的時代可能並不太早。古九針（圖十）之中，有些針具以直接接觸病灶，作為按摩或外科的器械，非用於針刺人體之用。<sup>55</sup> 馬王堆

<sup>54</sup> 張志聰，《黃帝內經素問集註》（臺北：文光圖書公司，1982），頁219。《內經》中灸刺部位有許多皆未明確指出為何穴，楊上善、王冰等加以注解。亦有楊、王等無注或注亦未明所指者。見李洪濤、張自雲，〈關於《內經》針灸穴位的整理〉，《安徽中醫學院學報》1983.2：43-48。

<sup>55</sup> 王雪苔主編，《中國針灸大全》（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版），上編，頁495。醫事器械、工具在醫學知識所扮演的角色，一向較少受學者注意。按古代中國醫事工具源流有二：一近於兵器，一與膳宰飲食養生之具同流。《靈樞·玉版》云：「夫大于針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唯針焉。夫針之與五兵，其孰小乎？」針具與五兵（矛、戟、劍、楯、弓矢）雖大小不一，但形製相似，唯一用以救生，一用以殺人。馬繼興則推測若干醫事工具如砭鑠可能直接由生產工具的石鑠借用而來。另，葉又新說：「古人生活簡樸，往往一物數用，例如石鑠在收穫時可做刈禾工具，戰爭或狩獵時可作勾兵，破大癰時可作鑠石。石鑠亦然，既是射遠之兵器，也可兼作刺病之砭石。金屬醫針中之有箭頭針，很可能源于鑠形砭石。」再者，馬先生也指出，早期砭石也廣泛運用於熨法、按摩、切割癰膿和刺瀉瘀血。按「針石」一詞，非只泛指「針」與「石」，而是指針形砭石。金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針石，二砭石，三鑠石，其實一也。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為針，故名之針石，言工必砥礪鋒利，制其小大之形，與病相當。」（《素問·寶命全形論》注）由上所知，砭石大小之形不一，隨病深淺而變。此說與馬王堆方技書《脈法》所載合。而且，《脈法》中的「啓脈」法亦為「外治之法」。其次，西漢劉勝墓出土的「醫工」銅盆、銅藥匙、銅濾藥器、銀灌藥器等大致與飲食養生器同源。以上，參見李鼎，〈靈樞官針篇淺釋〉，《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5：5-8；馬繼興，〈臺西村商墓中出土的醫療器具砭鑠〉，《文物》1979.6：54-56；史樹青，〈古代科技事物四考〉，《文物》1962.3：47-48；鍾依研，〈西漢劉勝墓出土的醫療器具〉，《考古》1972.3：49-53；馬繼興、周世榮，〈考古發掘中所見砭石的初步探討〉，《文物》1978.11：80-82；葉又新，〈錐形砭石〉，《中華醫史雜誌》10.2(1980)：105-111；鄭金生，〈古代的中藥粉碎工具及其演變〉，《中華醫史雜誌》11.1(1981)：35-39；葉又新，〈試釋東漢畫像石上刻劃的醫針——兼探九針形成過程〉，《山東中醫學報》1981.3：60-68；馬繼興、丁鑒塘、鄭金生，〈復原古九針的初步研究〉，收入《針灸論文摘要選編》（北京：中國針灸學會，1987），頁1；白純，〈古針演化概貌〉，《中華醫史雜誌》23.2(1993)：80-83；周仕明，〈《內經》中的手術器械——九針〉，《山東中醫學學報》17.6(1993)：7-9；賀普仁，〈針具針法〉（北

《脈法》的砭用以處理體表的膿腫。<sup>56</sup> 這跟《靈樞·癰疽》所述以針砭處理癰疽相合。<sup>57</sup> 正如廖育群觀察到的「在《素問》和《靈樞》中，不僅針刺深度極少被言及，而且往往要在一處反復刺多次」。<sup>58</sup> 針刺深度在醫術中的強調，主要是在接近內臟的腧穴大量被發現之後，故有凡刺胸腹必避五臟的要求。而且，當針具製作到達相當程度，才有可能進一步嘗試加深針刺深度。相反的，在此之前，醫者則往往採一穴反覆多刺（灸）之法。所以，前述太陰、太陽之穴灸數多達五十壯的原因疑與此有關。

《素問·通評虛實論》云：

霍亂，刺俞傍五，足陽明及上傍三。刺癰驚脈五，針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針。<sup>59</sup>

上篇所論針灸之位只言經或人體某處部位，未言及腧穴，所以歷代注家或注出具體穴名，但各家體會不同，也多有異論。又，《素問·繆刺論》云：

凡癥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間痛而刺之，以月死生爲數，用針者，隨氣盛衰，以爲痛數，針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瀉，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痛，二日二痛，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漸少之。<sup>60</sup>

上述各法，皆是在人體一定範圍（例如「分肉間」）反覆多刺，最高刺數可以一穴達十五痛之多，而與針刺深度無涉。這種刺脈療法目前仍見於獸醫的技術之中。<sup>61</sup>

---

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3）；劉敦愿，〈漢畫像石中的針灸圖〉，收入氏著，《美術考古與古代文明》（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1994），頁356-362。

<sup>56</sup>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17。

<sup>57</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202-203。

<sup>58</sup> 廖育群，〈秦漢之際針灸療法理論的建立〉，《自然科學史研究》10.3(1991)：277。

<sup>59</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321。

<sup>60</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413。

<sup>61</sup> 獸體經絡的發現與人體經絡的關係，參見丸山昌朗，〈經絡發現の端緒について〉，收入氏著，《鍼灸醫學と古典の研究》（東京：創元社，1988），頁187-189。長濱善夫、丸山昌朗，〈經絡之研究〉（臺北：五洲出版社，1986）。按獸體經絡發現的年代並不比人體經絡晚。《莊子·養生主》已經提及獸體的支脈。至於其與人體經脈之間的關係，史料有關，暫不討論。參見鄒介正，〈唐代的針烙術〉，《農史研究集刊》2(1960)：159-174；鄒介正，〈獸醫針灸源流〉，《農業考古》1985.1：310-316；郭世寧等，〈《伯樂針經》考〉，《農業考古》1996.3：279-284；楊宏道，〈獸醫針灸史漫話——從石針到光針〉（北京：農業出版社，1986）。

十二陰陽穴宋代以降在醫書中逐漸消失、廢用。其主治病也由手足腕踝相近明確的穴位代替。這種變化的趨勢《黃帝明堂經》已揭端緒。<sup>62</sup> 例如：

	《內經》	《明堂》、《甲乙》
1.	《素問·刺瘡》：足厥陰之瘡，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非癃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	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羸瘦，意恐懼，氣不足，腹中快快，太沖主之。（《黃帝明堂經》）
2.	《靈樞·雜病》：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陰。厥而腹向向然，多寒氣，腹中穀穀，便溲難，取足太陰。嗌乾，口中熱如膠，取足少陰。	氣是喉咽而不能言，手足清，溺黃，大便難，嗌中腫痛，唾血，口中熱，唾如膠，太谿主之。（《甲乙經》）

綜上所論，《五十二病方》的「太陰」、「太陽」可能是人體腧穴，而不是脈。所以，馬王堆方技書只有脈沒有腧穴的假說，無法成立。而且，太陰、太陽不是各自獨立的術語。根據醫籍及相關出土文獻，人體手足腕踝部位曾經存在著與經脈同名的十二陰陽穴。這或許也可以提示我們：經脈體系最早的起始點即是手足部位。

### 三、腧穴與數術<sup>63</sup>

<sup>62</sup> 參見黃龍祥，《黃帝明堂經輯校》，頁272-286，〈《黃帝明堂經》與《內經》對照表〉。

<sup>63</sup> 數術，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有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等六支。其主體是占卜，數術的「數」即有推算 (calculation) 之意。呂思勉以為，數術與陰陽相關，「數術家陳其數，而陰陽家明其義」，其學體系化或可推至鄒衍也。見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頁142-146；余雲岫，〈醫家五行說始於鄒衍〉，《醫史雜誌》3.3/4(1951)：7-17, 1-11。相關論文可看王夢鷗，《鄒衍遺說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林克，〈駢子五行說考〉，《日本中國學會報》38(1986)：32-46。再者，數術的研究，例如樊績，〈解釋「三七」〉，《太白》1.4(1934)、彭仲鐸，〈釋三五九〉，《國文月刊》16(1942)、聞一多，〈七十二〉，《國文月刊》22(1944)、朱祖延，〈釋十二、三十六、七十二〉，《中國語文》1978.4、

孫思邈云：

凡諸孔穴，名不徒設，皆有深意，故穴名近於木者屬肝，穴名近於神者屬心，穴名近於金玉者屬肺，穴名近於水者屬腎，是以神之所藏，亦各有所屬。穴名府者，神之所集；穴名門戶者，神之所出入；穴名宅舍者，神之所安；穴名台者，神所遊觀。穴名所主，皆有所況，以推百方，庶事皆然。<sup>64</sup>

穴名五臟，缺脾。上文所謂「神」則殆指人氣。「穴名所主，皆有所況」，<sup>65</sup>那麼，以陰陽命名的腧穴「深意」為何？

方術家所言「陰陽」<sup>66</sup> 其意殆側重二方面：第一、陰陽為天文星曆之學的專

---

葉九如，〈再說「十二」〉，《中國語文》1979.5。通論性的論文，見楊希枚，〈中國古代的神秘數字論稿〉，《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3(1972)：89-118；川原秀城，〈術數學——中國の「計量的」科學〉，《中國：社會と文化》8(1993)：51-63。近年出版的數術學專著，都討論到數術與醫學之間的關係，見陳維輝，《中國數術學綱要》（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4）；陳繼文，《中國數術結構》（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俞曉群，《數術探祕——數在中國古代的神秘意義》（北京：三聯書店，1994）。

<sup>64</sup> 孫思邈，《千金翼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頁260。

<sup>65</sup> 穴名的意義，見高石國，《針灸穴名解》（臺北：啓業書局，1988年版）；吉元昭治，《道教と不老長壽の醫學》（東京：平河出版社，1989），頁261-268。

<sup>66</sup> 陰陽，一般的說法是將其視為「兩種宇宙勢力或原理」（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頁159；李約瑟，《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372）。范行準說，陰陽僅能說明事物的兩面（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頁25）。山田慶兒則推度陰陽說源於中國人對「時位」的切割（山田慶兒，《混沌の海へ：中國の思考の構造》〔東京：朝日新聞社，1982〕，頁289-347；不同的意見，參看石田秀實，《氣・流れの身體》〔東京：平河出版社，1992年版〕，頁252-304）。王玉川則以為陰陽是「一種計量標準」（王玉川，《運氣探秘》〔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頁5），可從。關係論文，例如常正光，〈殷代的方術與陰陽五行思想的基礎〉，《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1989)：175-182；胡維佳，〈陰陽、五行、氣觀念的形成及其意義〉，《自然科學史研究》12.1(1993)：16-28；龐樸，〈陰陽：道器之間〉，《道家文化研究》5(1994)：1-19；陳美東，〈月令、陰陽家與天文曆法〉，《中國文化》12(1995)：185-195；劉長林，〈陰陽原理與養生〉，《國際易學研究》2(1996)：99-129；李漢三，〈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臺北：維新學局，1981）；謝松齡，《天人象：陰陽五行學說史導論》（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楊學鵬，《陰陽——氣與變量》（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顧文炳，《陰陽新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小柳司氣太，《老莊思想と道教》（東京：森北書店，1942），頁260-265；金谷治，《陰陽

稱。《後漢書·方術列傳》的「陰陽推步之學」、「陰陽之書」、「陰陽之宗」等，<sup>67</sup> 山田慶兒以為皆指天學而言。又如，元代天學即稱「陰陽」、「陰陽學」、天文學者名曰「陰陽人」、「陰陽官」。天文書籍亦稱作「陰陽文書」。<sup>68</sup> 溯其根源應該不晚。

《漢志·五行》一類，開頭有《泰一陰陽》、《黃帝陰陽》、《黃帝諸子論陰陽》、《諸王子論陰陽》、《太元陰陽》、《三典陰陽談論》、《神農大幽五行》、《四時五行經》、《猛子闡昭》、《陰陽五行時令》等共十種。<sup>69</sup> 清儒沈欽韓《漢書疏證》在《三典陰陽談論》條下云：「按《齊民要術》、《御覽》引雜陰陽書，猶多月令」；又，《陰陽五行時令》條下云：「亦《易》、《陰陽明堂》、《月令》之類」。<sup>70</sup> 李零也推度《漢志》以「陰陽」為書題的書多講時令宜忌。<sup>71</sup> 《白帖》、《初學記》、《太平御覽》皆引《陰陽書》一種，曆忌書也。<sup>72</sup> 唐呂才撰《陰陽書》一卷，講的也是時日占驗之事。<sup>73</sup>

---

五行說的創立》，《中國哲學史研究》1988.3：22-27；井上聰，《古代中國陰陽五行の研究》（東京：翰林書房，1996）。西文方面，參見 A.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9), pp.330-340; Nathan Sivin, “The Myth of the Naturalists,” in idem,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Variorum, 1995), IV, pp. 1-33。特就醫學的陰陽觀討論者，見任應秋，《陰陽五行》（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0）；孟乃昌，〈道家思想與中醫學〉，《中國文化》6(1992)：167-176；廖育群，〈陰陽家、陰陽學說與中國傳統醫學〉，《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5：74-81；林克，〈《黃帝內經》における陰陽説から陰陽五行説への變容〉，《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30(1991)：59-82；白杉悅雄，〈一陰一陽と三陰三陽——象數易と《黃帝內經》の陰陽説〉，《中國思想史研究》15(1992)：29-57。

<sup>67</sup> 《後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頁2703, 2705-2706。

<sup>68</sup> 山田慶兒，〈古代人は自己—宇宙をどう讀んだか——「式盤」の解讀〉，收入氏著，《制作する行為としての技術》（東京：朝日新聞社，1991），頁177-213。

<sup>69</sup>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頁208。

<sup>70</sup> 沈欽韓，《漢書疏證》（光緒二十六年孟冬浙江官書局刊本），卷二六，頁29-30。

<sup>71</sup>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頁167。

<sup>72</sup> 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收入氏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236。

<sup>73</sup> 參見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頁2965-2968。《陰陽書》的內容有〈卜宅篇〉、〈祿命篇〉、〈葬篇〉、〈歷法〉、〈五行嫁娶之法〉、〈雜篇〉等。

醫學文本方面，《史記·倉公傳》載陽慶傳倉公禁方書<sup>74</sup>十種，其中有《陰陽外變》、《接陰陽禁書》，內容不詳。<sup>75</sup>另，《內經》所引古代方技書《陰陽》、《陰陽十二官相使》二種。<sup>76</sup>另，敦煌文書編號 S.6196《陰陽書殘卷》，內容以醫事為主。<sup>77</sup>這些醫學文本疑與天學密切有關（詳下）。

第二、陰陽是古代方術家切割空間與時間的一套思維方式。司馬談所謂的「陰陽之術」，其中，「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等講的即是對時間（同時也是對空間）的切割。<sup>78</sup>換言之，陰陽主要用以表達時氣的變化、盛衰或消長。其思維方式即是「循環」（=時間）。中國醫學的陰陽觀念分二支：即太少陰陽與三陰三陽。兩者都與「時位」（所謂「時」、「位」、「度」、「節」）的切割有關。

按丹波元簡《醫臘》云：「太少陰陽，原是四時之稱」，「三陰三陽者，醫家之言也」。<sup>79</sup>亦即，《周易》將陰陽分老少，而三陰三陽之說則是醫家所獨創。<sup>80</sup>而且太少陰陽，按丹波之說，源自對時間的切割。《楚辭·離騷》云：「朝攀阤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漢人王逸解釋說：「言己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sup>81</sup>這裡的太陰與太陽是「天度」、「地數」，不僅表時間，亦表方位。司馬相如〈大人賦〉云：「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少陽指東極，太陰則指北極，此謂大人之行斜渡東極而升北極也。<sup>82</sup>《春秋繁露》論陰陽諸篇，太少陰陽主要是四時方位的切割與配屬。例如，〈陰陽終始〉云：「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

<sup>74</sup> 拙稿，〈中國古代「禁方」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1(1997)：117-166。

<sup>75</sup> 石田秀實，《中國醫學思想史：もう一つの醫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75。關於《史記·倉公傳》的解讀，初步研究參見蔡景峰，〈論司馬遷的醫學思想〉，收入劉乃和主編，《司馬遷與史記》（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頁201-221。

<sup>76</sup> 龍伯堅，《黃帝內經概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年版），頁83-84。

<sup>77</sup> 高國藩，《敦煌民俗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頁330。

<sup>78</sup> 《史記》，頁3290。

<sup>79</sup> 丹波元簡，《醫臘》，收入《皇漢醫學叢書》冊十三（平凡出版社影印），頁2。又，錢超塵，《中醫古籍訓詁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227-235。

<sup>80</sup> 王玉川，《運氣探秘》，頁5。

<sup>81</sup>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頁6。

<sup>82</sup> 金國永，《司馬相如集校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97。

金」，「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陰（原作「陽」，從蘇輿《義證》改）乃得北就其類」。<sup>83</sup> 茲將上文的太少陰陽說的「時位」關係製為圖十一。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

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sup>84</sup>

上文將一日切割為四時。張志聰《集注》云：「一日之中，亦有四時，人之陰陽出入，一日之中，而亦有四時也，故平人之脈法亦應之」。<sup>85</sup> 太少陰陽固四時之稱，也是用以說明人身氣之變量。簡言之，「陽中之陽」，太陽；「陽中之陰」，少陽；「陰中之陰」，太陰；「陰中之陽」，少陰。一日晝夜變化與人身氣的變量構成「四時——陰陽——脈法」的圖式：

時間	平旦至日中	日中至黃昏	合夜至雞鳴	雞鳴至平旦
陰陽	太陽	少陽	太陰	少陰

又，《素問·診要經終論》云：

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sup>86</sup>

我們知道馬王堆《陰陽脈死候》將陰陽類比於天氣、地氣。上篇亦同。<sup>87</sup> 基本上，前六月屬陽，後六月屬陰，故曰：「七月八月，陰氣始殺」。時間與人氣所在的配屬，如下表所示：

<sup>83</sup>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340。徐復觀推究西漢中期思想的傾向之一：「作為天道內容的陰陽，更作方技性的推演，其含融更廣，其立說更趨龐雜」。見氏著，《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版），頁479。

<sup>84</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225。

<sup>85</sup> 張志聰，《黃帝內經素問集註》，頁15。

<sup>86</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271。

<sup>87</sup> 關於天地之氣的討論，參見竹田健二，〈國語周語における氣〉，《中國研究集刊》8(1989)：1-9。

	時 間	一月二月	三月四月	五月六月
陽	人氣所在	肝	脾	頭
	時 間	七月八月	九月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陰	人氣所在	肺	心	腎

上表的時間切割似為六分，其實仍然是將一年分割四時。肝、脾、肺、心、腎五臟基本上是按四時方位排列。<sup>88</sup> 所以，〈診要經終論〉接著說：「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sup>89</sup> 亦即，根據四時天地之氣升降之規律和人身與之相應氣所在不同，採取相應的針刺。又云：「春刺夏分」、「夏刺秋分」、「秋刺冬分」、「冬刺春分」等，則造成各種病變。<sup>90</sup> 相對於王者布政的明堂月令，上述的天氣地氣與人氣的時間禁忌的配屬也是一種人體明堂月令的系統（圖十二）。也就是說，人體具有宇宙性格。值得注意的是，人氣的流注，如四時位於肝、脾、頭、肺、心、腎等部位，並不是由針砭、按摩、導引等經驗累積而得，而是靠「推算」。借用山田慶兒的話，這是一種「計量的」（=數術的）針刺法。<sup>91</sup>

除了陰陽二分之外，醫家創獨三陰三陽說，即太陰、少陰、厥陰與太陽、少陽、陽明。<sup>92</sup>

三陰三陽的由來，見《素問·陰陽離合論》：

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根起于至陰，結于命門，名曰陰中之陽。中身而上，名曰廣

<sup>88</sup> 「三月四月，人氣在脾」與「七月八月，人氣在心」二句，時令與臟的方位不合，令人匪解。歷代有註，但相當牽強。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272。

<sup>89</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271。

<sup>90</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271。

<sup>91</sup> 山田慶兒，〈中國古典的計量解剖學〉，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頁308-321；Yamada Keiji, "Anatometrics in Ancient China," *Chinese Science* 10(1991): 39-52.

<sup>92</sup> 三陰三陽，除太少陰陽之外，關於「陽明」、「厥陰」的名義考証，參見韓健平，《馬王堆古脈書研究》，頁15-16；韓健平，〈「陽明」考〉，《中華醫史雜誌》26.2(1996)：111；丸山昌朗，〈三陰三陽論〉，收入氏著，《鍼灸醫學と古典の研究》，頁26-35；藤木俊郎，〈素問と傷寒論の三陰三陽の名稱について〉，收入氏著，《素問醫學の世界》（東京：續文堂，1990年版），頁108-114；丸山敏秋，〈黃帝內經と中國古代醫學——その形成と思想的背景および特質——〉（東京：東京美術，1988），頁291-314。

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根起于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根起于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sup>93</sup>

上文值得留意者有三：第一、以聖人爲中心，面南而立。其前爲廣明，即其「中身而上」爲陽；聖人之後爲太衝之地，其中身以下爲陰。再者，「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廣明之下，名曰太陰」。以上的圖式，符合李學勤所說晚周到漢代各種數術圖的二點特色：(1) 上南下北；(2) 方位都是右旋。<sup>94</sup> 按此原則，三陰三陽在空間的關係如圖十三所示。而這種空間配置陰陽的圖式也正是十二經脈在手足四肢分布的位置（圖十四）。清代醫家周學海云：「人身三陰三陽之名，因部位之分列而定名，非由氣血之殊性以取義也」，也就是說，三陰三陽本義起於分野。他又指出：「以天地四方之象，起三陰三陽之名，因即以其名加之六氣，因即以其名加之人身，此不過借以分析氣與處各有所屬，俾得依類以言其病耳！」<sup>95</sup> 所以，三陰三陽由分野之名轉用於表述人身氣血之多寡也。

第二、根結。〈陰陽離合論〉以爲「太陽根起于至陰，結於命門」，此處的根指經脈下端，結指其上端。換言之，根結是指脈氣的起始與終結。至陰爲足太陽最下端的腧穴，命門則指目也。本篇論三陰三陽根結，僅太陽脈全，其餘五經疑有脫簡。茲根據《靈樞·根結》補如下表所示：<sup>96</sup>

陰 陽	太 陽	陽 明	少 陽	太 隱	少 隱	厥 隱
根	至 陰	厲 兌	竅 隱	隱 白	湧 泉	大 敦
結	命 門	顙 大	窗 瓠	太 倉	廉 泉	玉 英

〈陰陽離合論〉、〈根結〉兩篇講六經根結皆指足經而言，與手經無涉（〈陰陽繫日月〉亦同，詳下）。而其所載經脈循行路線都是向心性，與《足臂經》一致。<sup>97</sup> 而《足臂經》把足脈排在前面，山田慶兒推測「這或許暗示著足脈發現得早，研究得深」。<sup>98</sup>

<sup>93</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238。關於「廣明」、「太衝」等術語的解釋，可參見元·滑壽，《讀素問鈔》（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頁10-13。

<sup>94</sup> 李學勤，《李學勤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頁357。

<sup>95</sup> 周學海，《讀醫隨筆》（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頁57, 61。

<sup>96</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19。

<sup>97</sup> 劉宗漢，〈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經脈書》研究之一——從帛書《經脈書》論《內經》經脈走向體系的二元性〉，《文史》36(1992)：93-94。

<sup>98</sup> 山田慶兒，〈《黃帝內經》的成立〉，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頁248。

第三、開闔樞論。<sup>99</sup> 〈陰陽離合論〉所示三陰三陽開闔樞如下：

太陽	陽明	少陽	太陰	厥陰	少陰
開	闔	樞	開	闔	樞

開闔樞是指人身氣的升降出入，<sup>100</sup> 而以三陰三陽示其量變。王冰云：「開闔樞者，言三陽（筆者按：三陰亦同）之氣，多少不等，動用殊也。夫開者，所以司動靜之基。闔者，所以執禁固之權。樞者，所以主動轉之微，由斯殊氣之用，故此三變之也」。<sup>101</sup> 王氏的註解顯示，陰陽係用以表示氣的「多少不等」及其在不同時間的變化。<sup>102</sup>

由於三陰三陽普遍用於空間與方位的切割，《內經》遂有「三時」之說。例如，《素問·生氣通天論》：「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sup>103</sup> 可見人身「氣門」（汗孔）的開闔隨平旦、日中、日西三時而變。事實上三陰三陽分割晝夜應為「六時」。《脈經》中據考存有屬於扁鵲的脈法，<sup>104</sup> 有云：「脈平旦曰太陽，日中曰陽明，晡時曰少陽；黃昏曰少陰，夜半曰太陰，雞鳴曰厥陰，是三陰三陽時也」。<sup>105</sup> 三陰三陽時除給予外界之氣定量外，也用於診脈中不同時間人氣的陰陽盛衰。<sup>106</sup>

<sup>99</sup> 李鋤，〈「開、闔、樞」與「關、闔、樞」辨〉，收入李鋤等編，《針灸經論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頁296-303。

<sup>100</sup> 王玉川，〈運氣探秘〉，頁9-10。

<sup>101</sup> 郭霽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註》（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2），頁110。

<sup>102</sup> 王玉川，〈運氣探秘〉，頁62。

<sup>103</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220。

<sup>104</sup> 《脈經》為西晉太醫王叔和編撰。該書與漢代《素》、《靈》、《難經》的關係，參見廖育群，〈扁鵲脈學研究〉，《中華醫史雜誌》18.2(1988)：65-69。

<sup>105</sup> 王叔和，《脈經》（臺北：五洲出版社，1987），頁70。筆者以為：漢代記時六法有三：十二時、十六時與十八時。其中，十八時是在一日六分的基礎再於三分，主要見於《內經》。漢簡亦有明據。見李均明，〈漢簡所見一日十八時、一時十分記時制〉，《文史》22(1984)：21-27。

<sup>106</sup> 廖育群，〈漢以前脈法發展演變之源流〉，《中華醫史雜誌》20.4(1990)：196-197；廖育群，〈陰陽の對立と循環〉（京都：龍谷大學史學部講演手稿，1995），頁17-20。

順道一提的是，三陰三陽的順序，《素問·陰陽類論》云：「所謂三陽者，太陽為經」，「所謂二陽者，陽明也」，「一陽者，少陽也」。<sup>107</sup> 但《內經》亦另有太陽為二陽，陽明為三陽之說。<sup>108</sup> 此處不贅。

三陰三陽將時序三分、六分，又以三陰三氣之氣各主六十日，以終一歲之周。陰陽六氣消長盛衰，而能為經脈作病。以《素問·脈解》為例：

太陽所謂腫腰脛痛者，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正月陽氣出在上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故腫腰脛痛也。病偏虛為跛者，正月陽氣凍解地氣而出也，所謂偏虛者，冬寒頗有不足者，故偏虛為跛也。所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強上也。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所謂甚則狂顛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顛疾也。所謂浮為聾者，皆在氣也。所謂入中為瘡者，陽盛已衰，故為瘡也。<sup>109</sup>

正月以下，〈脈解〉接著敘述九月、五月、十一月、七月、三月等共六個月份。<sup>110</sup> 內容俱不復錄。其體例不按月份順序敘述，頗為費解。實則〈脈解〉是以十二消息卦的卦象通解時令病候，其中病候體例皆以「所謂」起頭。各經脈病症皆與時氣消息有關。我們可以用「時令——三陰三陽——病候」的圖式解讀〈脈解〉全篇：<sup>111</sup>

<sup>107</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516。

<sup>108</sup> 鄧良月、黃龍祥，《中國針灸證治通鑑》，頁33。

<sup>109</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384。由〈脈解〉內容，筆者懷疑儒者或有兼治方技或方術者，就其學問可能屬於「內學」、「內術」之學。見藤原高男，〈内明、内解、内學等について〉，收入《吉岡博士還暦記念道教研究論集——道教の思想と文化》（東京：國書刊行會，1978），頁365-380。

<sup>110</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384-385。

<sup>111</sup> 李鼎，〈《素問·脈解篇》新證〉，《上海中醫藥雜誌》1979.1：37-39。按十二消息卦又稱十二辟卦，辟即君，以十二卦分主十二月（見毛其齡，《推易始末》卷一），係孟喜首倡，《易緯·通卦驗》、虞翻與魏伯陽等皆從之。現將十二消息卦的卦名、月份列為下表：

泰卦	大壯卦	夬卦	乾卦	姤卦	遁卦	否卦	觀卦	剝卦	坤卦	復卦	臨卦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另參見王葆玹，〈西漢易學卦氣說源流考〉，《中國哲學史研究》1989.4：73-95；連劭名，〈考古發現與《易緯》〉，《周易研究》1991.3：4-10；邢文，〈帛書《周易》與卦氣說〉，《道家文化研究》3(1993)：317-329。冷德熙，〈卦氣說及其神話特徵〉，收入氏著，《超越神話——緯書政治神話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322-341；徐興無，〈《易緯》的文本和源流研究〉，《中國古籍研究》1(1996)：259-302。

月份	陰陽	卦象	時令	病候數
正月 (寅)	太陽	泰	陽氣出在上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	共7病
九月 (戌)	少陽	剝	萬物盡衰，草木畢落而墜，則氣去陽而之陰，氣盛而陽之下長。	共3病
五月 (午)	陽明	姤	盛陽之陰也，陽者衰于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	共8病
十一月 (復)	太陰	復	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	共4病
七月 (申)	少陰	否	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陰陽內奪。	共8病
三月 (辰)	厥陰	夬	一振榮華，萬物一俯而不仰也。	共4病

再對照圖十五筆者所繪製的十二消息卦氣圖，大概可推知上表月份的排列是按太陽—少陰、少陽—厥陰、陽明—太陰的表裏關係為序。亦即，先三陽後三陰，此與《足臂經》、《陰陽經》脈序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脈解〉所提及的六脈皆為足脈。

以十二消息卦講時令災變亦見於《易緯·通卦驗》。<sup>112</sup>《通卦驗》以四正卦與二十四節氣配屬，並以卦氣失序與人體經脈病變相互對應，可說是醫學的明堂月令流亞：

坎震離兌為之，每卦六爻，既通于四時，二十四氣人之四支、二十四脈亦存于期。<sup>113</sup>

<sup>112</sup>《通卦驗》即通過卦氣占驗吉凶災祥。清《四庫全書》自《永樂大典》輯出上書佚文，有上下卷。今本《通卦驗》尚有未輯入之佚文者，例如，清儒張宗泰鈔錄的本子，在節序下載有藥方。劉毓崧以為「其詞雖與鄭《注》相聯，而其方實非鄭君所採」。見氏著《書易緯通卦驗鄭注後》上、下篇的討論，收入《通義堂文義》（光緒十四年刊于青谿舊屋），卷二，頁6-9。相關討論，參見中村璋八，〈緯書中の醫學關連記事の考察〉，收入中村璋八編，《緯學研究論叢》（東京：平河出版社，1993）；池田秀三，〈讀易緯通卦驗鄭注札記——周禮との關連を中心に——〉，收入中村璋八編，《緯學研究論叢》，頁113-134, 377-408。

<sup>113</sup>《易緯通卦驗》，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重修緯書集成》（東京：明德出版社，1985），卷一下（易下），頁49。

換言之，上面引文係以「時令—脈序」的關聯存在。亦即，將一年切割為二十四節氣，與人體二十四脈相應。而三陰三陽在《通卦驗》則表示時氣與變量：<sup>114</sup>

節 氣	月 份	卦氣當至不至	卦氣未當至而至	鄭玄《注》
冬至	十一月	萬物大旱，大豆不爲，人足太陰脈虛，多病振寒。	人足太陰脈盛，多病暴逆，臚張心痛。	
小寒	十二月	先小旱，後小水，人手太陰脈虛，人多病喉脾。	人手太陰脈盛，人多熱，來年麻不爲。	手太陰脈起手大指內側，上貫咒唾，散鼻中。
大寒	十二月	旱後水，麥不成，人足少陰脈虛，多病蹶逆，惕善驚。	人足少陰脈盛，人多病，上氣嗌腫。	足少陰脈起于足上繫。
立春	正月	兵起，來年麥不成，人足少陽脈虛，多病疫瘡。	人足少陽脈盛，人多病粟疾疫。	足少陰脈，言陽非。
雨水	正月	旱，麥不爲，人手少陽脈虛，人多病心痛。	人手少陽脈盛，人多病目。	脈宜爲手太陽，云少陽似誤。手太陽脈，起于手小指端，上頤下目內。
驚蟄	二月	霧，稚禾不爲，人足太陽脈虛，人多病瘡。	人足太陰（張惠言曰，陰當爲陽）脈盛，多病癰疽脛腫。	太陽脈起足小指端，至前兩板齒。
春分	二月	先旱後水，歲惡，重來不爲，人手太陽脈盛，人多病痺痛。	人手太陽脈盛，人多病癰疥，身癢。	
清明	三月	菽豆不爲，人足陽明脈虛，人多病疥虛，振寒洞泄。	人足陽明脈盛，人多病溫暴死。	
穀雨	三月	水物稻等不爲，人足陽明脈虛，人多病癰疽瘡，振寒霍亂。	人足陽明脈盛，人多病溫，黑腫。	
立夏	四月	旱，五穀大傷，牛畜病，人手陽明脈虛，多病寒熱，齒齶。	人手陽明脈盛，多病頭腫嗌，喉痺。	
小滿	四月	多凶言，有大喪，先水後旱，人足太陽脈虛，人多病滿筋，急痺痛。	人足太陽脈盛，人多病衝氣腫。	

<sup>114</sup> 詳見白杉悅雄，〈一陰一陽と三陰三陽〉。又，二十四節氣的時位切割，見王爾敏，〈中國二十四方位觀念之傳承及應用〉，《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1992)：1-23。

節氣	月份	卦氣當至不至	卦氣未當至而至	鄭玄《注》
芒種	五月	多凶言，國有狂令，人足太陽脈虛，多病血痺。	人足太陽脈盛，多頭眩痛。	
夏至	五月	邦有大殃，陰陽並傷，口乾嗌痛。	人手陽脈盛，多病肩痛。	
小暑	六月	前小水，後小旱，有兵，人足陽明脈虛，多病泄注腹痛。	人足陽明脈盛，多病臚腫。	
大暑	六月	外兵作，來年饑，人手少陽脈虛，多病筋痺胸痛。	人手少陽脈盛，多病脛痛惡氣。	
立秋	七月	暴風爲災，年歲不入，人足少陽脈虛，多病瘡。	人足少陽脈盛，多病咳嗽上氣咽喉腫。	人足者，例宜言手。
處暑	七月	國有淫令，四方兵起，人手太陰脈虛，多病脹，身熱，來年麥不爲。	人手太陰脈盛，多病脹，身熱不汗出。	
白露	八月	六畜多傷，人足太陰脈虛，人多病瘡泄。	人足太陰脈盛，多病心脹閉症瘕。	人足於例亦爲手也。
秋分	八月	草木復榮，人手少陽脈虛，多病溫悲心痛。	人手少陽脈盛，多病疝脇鬲痛。	
寒露	九月	來年穀不成，六畜鳥獸被殃，人足蹶陰脈虛，多病瘡疼腰病。	人足蹶陰脈盛，多病瘡中熱。	人足於例，宜爲手也。
霜降	九月	萬物大耗，來年多大風，人足蹶陰脈虛，多病腰痛。	人足蹶陰脈盛，多病喉風腫。	
立冬	十月	地氣不藏，立夏反寒，早早晚水，萬物不成，人手少陽脈虛，多病溫，心煩。	人手少陽脈盛，多病臂掌痛。	
小雪	十月	來年五穀傷，蠶麥不爲，人心主脈虛，多病肘腋痛。	人心主脈盛，人多病腹耳痛。	
大雪	十一月	溫氣泄，夏蝗生，大水。人手心主脈虛，多病少氣五疸水腫。	人手心主脈盛，多病癰疽腫痛。	

根據上表，值得注意者有四方面：(1)《通卦驗》中時令、政令與人的疾病有關（例如小滿、芒種、夏至、小暑等節氣條下所示），類似的觀念亦見於漢代典

籍；<sup>115</sup> (2) 鄭玄《注》的經脈說佚文與《靈樞·經脈》所載不一，其中鄭氏《注》文的經脈循行皆為向心性之流注。但值得注意的是，《通卦驗》有心主脈（即所謂手厥陰脈）；(3) 三陰三陽在四時的順序大致是太陽→陽明→少陽與太陰→厥陰→少陰；(4) 時氣與人體經脈病候的對應關係不是機械性的配屬，而是感應或同時性的關聯。<sup>116</sup>

以陰陽定量的思維，在漢代的數術、方技之學可能曾被普遍的應用。例如，最新出土的東海尹灣《行道吉凶》簡（簡九〇至一一三）有「●丁卯二陽一陰北門 牛三陽東門 亥二陽一陰東門 西三陽東門 未三陽西門 巳二陽一陰西門」的記載，即於出行時所得不同量的陰陽，並由得其門或不得其門占定吉凶。該墓又有《陰陽六甲書》一卷，估計是同一類型的數術書。<sup>117</sup>

如前所述，三陰三陽將空間與時間切割，有三分、六分、十二分、二十四分等。這種時空切割是與杜正勝先生定名的「天體八方二繩四鉤圖」<sup>118</sup> 或古克禮教授 (Christopher Cullen) 所謂「栻圖」(cosmographic model) 思維相匯通。<sup>119</sup>

晚周秦漢的宇宙圖式，觀察者將天體視為覆碗，維繫天體於不墜的是「二繩四維」，即《淮南子·天文》所謂的「子午、卯酉」二繩。二繩交叉穿過天極，時間上即切割為「二至」、「二分」；天體四個角落也用繩索維繫（所謂四維），構成「四鉤」或「四正」。這種時位配置的宇宙圖式或稱為「八極」。《鶡冠子·天則》：「舉以八極」，陸佃注云：「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sup>120</sup> 四中、四角即二繩四維切割所形成的八個方位。圖十六所見，即是

<sup>115</sup> 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1(1993)：233-234, 239-241。

<sup>116</sup> 關於感應論，參見楊儒賓，〈從氣之感通到貞一之道——《易傳》對占卜現象的解釋與轉化〉，收入楊儒賓等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96），頁135-182；湯淺泰雄，〈共時性の宇宙觀——時間、生命、自然〉（京都：人文書院，1995），頁122-162。按古方術家所謂的「驗」，有三層意義：(1) 預測、推算，(2) 以後事覆檢前占，(3) 感應。

<sup>117</sup>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初探〉，《文物》1996.10：70；門田明，〈江蘇省連雲港市尹灣漢墓出土の簡牘について〉，《中國出土資料研究會會報》4(1996)：7。

<sup>118</sup> 杜正勝，〈內外與八方：中國傳統居室空間的倫理觀與宇宙觀〉，收入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頁253-259。

<sup>119</sup> Christopher Cullen, "Some Further Points on the Shih," *Early China* 6(1980-81): 31-46.

<sup>120</sup> 陸佃，〈鶡冠子集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12。

「天體八方二繩四鉤圖」。誠如李學勤所說，它是用於「圖解陰陽五行四時的宇宙論」。<sup>121</sup> 漢代出土的數術文物，例如：(1) 弔盤；<sup>122</sup> (2)《禹藏》圖；<sup>123</sup> (3)《陰陽五行》圖；<sup>124</sup> (4)《刑德》圖；<sup>125</sup> (5)《博局占》；<sup>126</sup> (6)《三十時》<sup>127</sup> 等都應用「二繩四鉤圖」以作時日占驗。另，漢代的明堂、<sup>128</sup> 靈台（圖十七）等建築也可說是這種宇宙圖式的縮影或複製。<sup>129</sup> 其中，銀雀山《三十時》云：「日冬至恒以子午，夏至恒以卯酉，二繩四句（鉤）分此有道」，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冬至為陽起之日，夏至為陰起之時，卯、酉各半之，四時陰陽與方位切割是

<sup>121</sup> 李學勤，〈《博局占》與規矩紋〉，《文物》1997.1：50；李學勤，〈規矩鏡、日晷、博局〉，收入氏著，《比較考古學隨筆》（香港：中華書局，1991），頁30-41。

<sup>122</sup> 李零，《中國方術考》，頁82-166。關係論文，請參見李零，〈楚帛書與「式圖」〉，《江漢考古》1991.1：59-62；李零，〈「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國文化》4(1991)：1-30。

<sup>123</sup> 拙稿，〈馬王堆漢墓帛書「禹藏埋胞圖」箋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4(1994)：725-832。

<sup>124</sup> 傅舉有、陳松長編，《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頁144-145。

<sup>125</sup> 陳松長，〈帛書《刑德》略說〉，《簡帛研究》1(1993)：96-107；Marc Kalinowski，〈馬王堆帛書《刑德》試探〉，《華學》1(1995)：82-110；陳松長，〈帛書《刑德》乙本釋文校讀〉，收入《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頁83-87。

<sup>126</sup> 拙稿，〈東海尹灣「博局占」研究〉（未刊稿）。

<sup>127</sup> 李零，〈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帛研究》2(1996)：194-210；陳乃華，〈先秦陰陽學說初探——《曹氏陰陽》、《三十時》的文獻學價值〉，《山東師大學報》1996.6：19-23。關於銀雀山數術書的相關研究，參見羅福頤，〈臨沂漢簡所見古籍概略〉，《古文字研究》11(1985)：10-51；饒宗頤，〈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簡帛研究》1(1993)：113-119；Robin D.S. Yates, "The Yin-Yang Texts from Yinqueshan: An Introduction and Partial Reconstruction, with Notes on their Significance in Relation to Huang-Lao Daoism," *Early China* 19(1994): 75-144.

<sup>128</sup> 孫星衍，〈擬置辟雍議〉，收入氏著，《問字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44-46。另參見張靜嫻，〈《考工記·匠人篇》淺析〉，《建築史論文集》7(1985)：36-47；黃金山，〈漢代「明堂」考析〉，《中國史研究》1991.1：64-65；沈聿之，〈西周明堂建築起源考〉，《自然科學史研究》14.4(1995)：381-389；李學勤，〈黃帝與河圖洛書〉，氏著，《古文獻叢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225-234；楊儒賓，〈道家的原始樂園思想〉，收入李亦園、王秋桂編，《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6），上冊，頁125-169。

<sup>129</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南郊的靈台遺址〉，《考古》1978.1：54-57；黃展岳，〈中國出土文物記原〉，《故宮文物月刊》12.6(1994)：15。

相配的。<sup>130</sup>《內經·生氣通天論》的「四維相代」，所謂「四維」講的正是時氣與量變進退。<sup>131</sup>

《靈樞·陰陽繫日月》論「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之說，如果借用上述「天體八方二繩四鉤圖」來詮解，便較清楚。〈陰陽繫日月〉云：

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右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sup>132</sup>

又云：

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sup>133</sup>

上引文以十二地支與十二月相配，足十二經脈又與十二月相應。正月「生陽」、七月「生陰」。<sup>134</sup>陰陽消長，人氣在足，按少陽→太陽→陽明、少陰→太陰→厥陰的時序往復曲折，見圖十八。所以，正月至六月，無刺足之陽；七月至十二月，無刺足之陰，如圖十九所示。天地是一明堂，人身亦一明堂，<sup>135</sup>陰陽（時氣與變量）佈列，互為其根。

討論至此，或許我們可以引用本節一開始孫思邈的話說「穴名陰陽者，神氣之所變化」。十二陰陽穴是按「時令一三陰三陽一腧穴」的圖式所構成。腧穴者，天地陰陽之再現。

<sup>130</sup> 李零，〈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頁207-208。

<sup>131</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219。

<sup>132</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104。

<sup>133</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104。

<sup>134</sup> 正月生陽，因正月陽氣萌發，大地復甦。七月生陰，陰生陽降，故生陰也。見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105。

<sup>135</sup> 敦煌文書編號 P.3655《明堂五臟論》：「立形軀于世間，看明堂而醫療。只如明堂二字，其義不輕。明者命也，堂者軀也。此是軒轅之所造岐伯之論」。馬繼興以為上引文的「明堂」殆指人體結構（小宇宙）。見氏著，《敦煌古醫籍考釋》（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頁11。

《漢志·方技略》說方技家「王官之一守也」。<sup>136</sup> 按西周金文職官系統二分，約言之，天官與地官。<sup>137</sup> 天官者，祝宗卜史之屬也。醫者出身疑近於此系。《周禮》醫在天官。<sup>138</sup> 從今本《內經》存有「九宮九風」諸篇<sup>139</sup> 以及大量「天文醫學」<sup>140</sup> 的內容來看，東漢太史待詔中列有醫者身份二人<sup>141</sup> 的現象，與

<sup>136</sup>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頁233。李零推測「古代的養生知識和烹調技術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統的宮廷內官（略與《周禮·天官》相當）來掌守。劉向、劉歆所謂的『方技家』主要與這一系統有關」。見氏著，《中國方術考》，頁8。關於膳夫職官，由金文所見，有師職兼任，可出入王命、巡視地方。東周以降，則成為掌王、后、世子用膳的內侍，參見曹璋，〈周代膳夫職官考辨〉，收入《第二次西周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陝西：陝西博物館，1993），頁282-294。另，宰的職事，見松井嘉德，〈宰的研究〉，《東洋史研究》54.2(1995)：1-28。

<sup>137</sup> 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職官系統〉，收入《盡心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202-214。按西周金文職官分二系：太史寮與卿事寮（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08-111；王貴民，《商周制度考信》〔臺北：明文書局，1989〕，頁172-202）。兩者分屬天官與地官。各統管神、民之業也。這種職官的思想見於《管子·五行》、《大戴禮記·千乘》、《淮南子·天文》、《韓詩外傳》卷八等。醫者或漢代的方技家殆源自天官之屬。《世本》云：「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為帝堯之醫。」醫者身份變化軌跡，詳見范行準，〈釋醫〉，《醫史雜誌》1.3(1948)：5-19；江曉原，〈天文、巫咸、靈台〉，《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3：54-55；小南一郎，〈說工〉，收入《華夏文明與傳世藏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655-661；Lothar van Falkenhausen,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Role of Spirit Mediums in Early China: The Wu Officials in the Zhou Li," *Early China* 20(1995): 279-300。漢代的醫者在宮廷中亦分二支，一屬掌宗教禮儀的太常，一屬少府。宋人王應麟云：「蓋禮官之大醫，司存之所；少府之大醫，通乎王內。」（《玉海·官制》〔臺北：大化書局，1977〕，頁2355）。參見，彭衛，〈秦漢時期醫制述論〉，《中華醫史雜誌》18.2(1988)：70-74。相關論文，可看宋向元，〈東漢以來方士與醫藥〉，《醫史雜誌》2.3/4(1948)：29-36；陳邦賢，〈四史中醫師職業考〉，《醫史雜誌》2.3/4(1948)：59-66；馬堪溫，〈歷史上的醫生〉，《中華醫史雜誌》16.1(1986)：1-11；張宗棟，〈醫生稱謂考〉，《中華醫史雜誌》20.3(1990)：138-147；李零，〈戰國秦漢方士流派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2：34-48；鍾少異，〈道士、道人考〉，《中國史研究》1995.1：109-115。

<sup>138</sup>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315-341。

<sup>139</sup> 李學勤，〈《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收入《王玉哲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頁1-9。另參見徐振林，〈內經五運六氣學——中醫時間氣象醫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頁60-64。

<sup>140</sup> 徐子評，《中國天文醫學概論》（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sup>141</sup> 孫星衍輯，《漢官》，收入《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廖育群以為漢代的運氣醫學可能與太史待詔中的醫生有關。參見廖育群，〈東漢時期醫學發展之研

其說這是醫屬天官的殘骸，倒不如說是醫者係明堂、羲和和史卜之職的本來面目。<sup>142</sup> 杜正勝先生曾經推測「傳統經脈理論現在尚難以溯源，早期階段可能與古代史官對自然界的了解有些關連」，<sup>143</sup> 無疑是正確的。後世明堂針灸之術講時日宜忌不僅是一個醫學的小宗支別，<sup>144</sup> 起初可能是個方技大國。

《素問·五運行大論》云：

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網，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請天師而問之：論言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sup>145</sup>

又，〈陰陽類論〉云：

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脈之道。<sup>146</sup>

按明堂（或靈台）在漢代係太史令下的機構。如果我們不單純的把上述引文視為醫書的「依托」<sup>147</sup> 問對，黃帝與天師（或雷公）探討醫理的空間與時間值得予以注目。

黃帝所處的是一個具有神聖宇宙圖式的空間，而與天體相應的人體經脈循行圖式也等待被發現（圖二十）。亦即，經脈之道是天地陰陽之類的精巧複製。如果天體因有二繩四維而運行不息，那麼，到底維繫人體活動於不墜的子午之繩

究》，《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3：70。另，李學勤推測今本《內經》運氣七篇是漢代的作品，係方技與緯書相互滲透的產物。見李學勤，〈《素問》七篇大論的文獻學研究〉，《燕京學報》新2(1996)：295-303。

<sup>142</sup>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頁223。

<sup>143</sup>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念的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41。關係論文，請參見杜正勝，〈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收入黃應貴編，《人觀、意義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3），頁47-57。

<sup>144</sup> 鄭良，〈人身小天地——中國象數醫學源流·時間醫學卷〉（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林昭庚、鄭良，〈針灸醫學史〉（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頁139-173。

<sup>145</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424。

<sup>146</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516。

<sup>147</sup> 李零，〈中國方術考〉，頁26。「依托」或稱「依記」，是古代數術方技之學傳授技術的一種表達形式。其源是來自《世本·作篇》。參見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九州學刊》3.1(1988)：112-113；李零，〈說「黃老」〉，《道家研究》5(1994)：145-147。關於《世本》，見陳夢家，〈世本考略〉，收入氏著，《六國紀年》（上海：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頁135-141；錢劍夫，〈試論《世本》之製作年代及其價值〉，《中國歷史文獻研究》2(1988)：20-35。

(任督脈) 與四維(手足四肢脈) 在哪裏呢？人體中的二繩與四維，正是方技家所謂的經脈。我們若是將王莽使巧屠割剝人體以竹筵導脈<sup>148</sup> 或《靈樞·經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sup>149</sup> 視為方技家發現經脈的始初之途，或許正好把經脈發現程序講反了。換言之，十二經脈的發現不晚於數術化宇宙論<sup>150</sup> 流行的時代，即周秦之際。

## 四、結語

本文以《五十二病方》「灸其泰陰泰陽」為例，探索古代方技學的腧穴與陰陽兩個觀念。結論有三：

第一、《五十二病方》的太陰、太陽係人體穴名，不是脈名。它們位於手足腕踝附近，與經脈一樣，亦以三陰三陽命名。換言之，馬王堆方技書只有脈沒有腧穴的成說不能成立。而經脈體系由點到線、同類歸經、經上佈點<sup>151</sup> 的發展觀點似乎值得進一步考慮。

第二、古代方技家以二陰二陽或三陰三陽切割空間與時間，藉以表達時氣與變量。以三陰三陽命名的十二陰陽穴，應該與方技家思考上述課題有關。

基於三陰三陽觀的成立，手足三陰三陽十二經脈的發現並不晚。筆者懷疑，經脈體系的形成也許不存在由十一脈(《足臂經》、《陰陽經》)演化到十二脈(《靈樞·經脈》)的線性發展過程。新近發現的四川綿陽經脈木人模型所呈現的十脈系統，即包括手厥陰脈<sup>152</sup> 與督脈。以十、十一、十二、十六<sup>153</sup> 等不同數術思想(《通卦驗》則是二十四脈)所成立的各式各樣脈序學說，<sup>154</sup> 最後被

<sup>148</sup> 《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頁4145-4146。另參見拙著，《周秦漢脈學之源流》第六章的討論。

<sup>149</sup> 牛兵占等，《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頁47。

<sup>150</sup> 參見 Ning Chen, "The Problem of Theodicy in Ancient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2(1994): 51-74.

<sup>151</sup> 黃龍祥，〈腧穴歸經源流〉，《針灸臨床雜誌》1994.5: 1-2。

<sup>152</sup> 王玉川，〈《五十二病方》「臂少陰脈」名實考——兼論手厥陰脈名之演變〉，《北京中醫學院學報》13.5(1990): 7-9。

<sup>153</sup> 《素問·調經論篇》云：「五藏十六部」，十六部者，張志聰以為：「十六部之經脈也」。即手足經脈十二，蹻脈二，督脈一，任脈一，共十六部也。

<sup>154</sup> 脈序的安排，可能受卦序說的影響，見沈有鼎，〈周易序卦骨構大意〉，氏著，《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97-98。

《靈樞·經脈》一篇所取代了。或者說，〈經脈〉是經脈理論「數術程序」的定本。

第三、古代經脈腧穴之學稱為「明堂」。治國與治身，一理之術，<sup>155</sup>固「明堂」官也。「明堂」是王者四時佈政之所、是人之軀體、是腧穴代稱。凡此，由大至小皆是大宇宙的複製與縮影。而人身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陰陽。晚至清代醫家周孔四的《周氏經絡大全注釋》仍沿用天極地隅的概念與人體經脈類比：

今夫人之軀幹須夫脈絡，必前有任，後有督，為一縱圍而束縛之，故識者比于天之南、北二極，地之北有上黨，南有五嶺也。腰之中必有帶脈為一橫圍而圍繞之，故識者比于天之黃赤道，地之江河水也。手足之持行必有十二經脈為之分合牽連，以便于屈伸運用，故識者比于天星之有青龍、朱雀、白虎、玄武。地隅有東、西、南、朔也。<sup>156</sup>

方技學往往著墨於局部與整體、周期與循環等理論，<sup>157</sup>無疑是在「明堂」這種特殊風土產生的。筆者甚至以為，離開數術（陰陽五行之學）思考這塊風土，中國傳統醫學是無從誕生的。

（本文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日通過刊登）

## 附記

本文曾在「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廿六—廿八日）宣讀，承蒙講評人林富士先生以及與會的女士先生惠示意見，謹誌謝忱。對於兩位不具名的審查人詳盡的意見，一併申謝。

<sup>155</sup> 《抱朴子·地真》：「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見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頁326。

<sup>156</sup> 周孔四，《周氏經絡大全注釋》（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頁37。

<sup>157</sup> Kuang-ming Wu, "Chinese Aesthetics," in Robert E. Allinson (e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ind: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50-252 "Medicine as Art" 一節討論中醫的思維方式，可參。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史記》，臺北：鼎文書局影印，1984。
- 《玉海·官制》，臺北：大化書局，1977。
- 《易緯通卦驗》，收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重修緯書集成》，東京：明德出版社，卷一下（易下），1985。
- 《後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8。
- 《國語》，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
- 《黃帝蝦蟇經》，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八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
- 《漢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
- 丹波元簡，《醫臘》，收入《皇漢醫學叢書》冊十三，平凡出版社影印。
- 丹波康賴，《醫心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
- 王叔和，《脈經》，臺北：五洲出版社，1987。
-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
-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臺北：大化書局影印，1977。
- 沈欽韓，《漢書疏證》，光緒二十六年孟冬浙江官書局刊本。
- 周孔四，《周氏經絡大全注釋》，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 周學海，《讀醫隨筆》，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
- 孫思邈，《千金翼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
- 孫星衍，〈擬置辟雍議〉，收入氏著，《問字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 孫星衍輯，《漢官》，收入《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收入《徐大椿醫書全集》上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
-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 張志聰，《黃帝內經素問集註》，臺北：文光圖書公司，1982。
- 陸佃，《鶻冠子集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 滑壽，《讀素問鈔》，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
- 劉毓崧，《通義堂文義》，光緒十四年青谿舊屋本。
-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 二、近人論著

丸山昌朗

- 1988 〈三陰三陽論〉，收入氏著，《鍼灸醫學と古典の研究》，東京：創元社。  
 1988 〈經絡發現の端緒について〉，收入氏著，《鍼灸醫學と古典の研究》，東京：創元社。

丸山敏秋

- 1987 《鍼灸古典入門：中國傳統醫學への招待》，京都：思文閣。  
 1988 《黃帝內經と中國古代醫學——その形成と思想的背景および特質——》，東京：東京美術。

小南一郎

- 1996 〈說工〉，收入《華夏文明與傳世藏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小柳司氣太

- 1942 《老莊思想と道教》，東京：森北書店。

小曾戸洋

- 1996 〈敦煌文書および西域出土文書中の醫藥文獻〉，收入氏著，《中國醫學古典と日本：書誌と傳承》，東京：塙書房。

山田慶兒

- 1982 《混沌の海へ：中國的思考の構造》，東京：朝日新聞社。  
 1985 〈《五十二病方》の呪術療法〉，收入山田慶兒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85 〈鍼灸の起源〉，收入氏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1 〈古代人は自己—宇宙をどう讀んだか——「式盤」の解讀〉，收入氏著，《制作する行爲としての技術》，東京：朝日新聞社。  
 1996 〈《黃帝內經》的成立〉，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6 〈中國古典的計量解剖學〉，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  
 1996 〈中醫學的歷史與理論〉，收入氏著，《古代東亞哲學與科技文化》。  
 1999 《中國醫學はいかにつくられたか》，東京：岩波書店。

川原秀城

- 1993 〈術數學——中國の「計量的」科學〉，《中國：社會と文化》8。

李建民

中村璋八

1993 〈緯書中の醫學關連記事の考察〉，收入中村璋八編，《緯學研究論叢》，東京：平河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

1997 〈中國思想史上における術數〉，《東洋の思想と宗教》14。

井上聰

1996 《古代中國陰陽五行の研究》，東京：翰林書房。

牛兵占等

1994 《中醫經典通釋：黃帝內經》，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

王玉川

1990 〈《五十二病方》「臂少陰脈」名實考——兼論手厥陰脈名之演變〉，《北京中醫學院學報》13.5。

1993 《運氣探秘》，北京：華夏出版社。

王啓才

1987 〈略論腧穴和經絡起源之先後〉，《上海針灸雜誌》1987.3。

王雪苔主編

1995 《中國針灸大全》上編，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王貴民

1989 《商周制度考信》，臺北：明文書局。

王進玉

1987 〈敦煌醫學文獻論著目錄〉，《中華醫學雜誌》17.1。

王葆竑

1989 〈西漢易學卦氣說源流考〉，《中國哲學史研究》1989.4。

王夢鷗

1996 《鄒衍遺說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王爾敏

1992 〈中國二十四方位觀念之傳承及應用〉，《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

史樹青

1962 〈古代科技事物四考〉，《文物》1962.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綿陽博物館

1996 〈綿陽永興雙包山二號西漢木柃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10。

白杉悅雄

1992 〈一陰一陽と三陰三陽——象數易と《黃帝內經》の陰陽説〉，《中國思想史研究》15。

- 白純  
1993 〈古針演化概貌〉，《中華醫史雜誌》23.2。
- 石田秀實  
1992 《中國醫學思想史：もう一つの醫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  
1992 《氣・流れる身體》，東京：平河出版社。
- 任應秋  
1960 《陰陽五行》，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 吉元昭治  
1989 《道教と不老長壽の醫學》，東京：平河出版社。
- 曲祖貽  
1993 〈黃帝針灸蝦蟇經的簡介〉，收入王雪苔主編，《中國針灸薈萃：現存針灸醫籍之部》，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 朱祖延  
1978 〈釋十二、三十六、七十二〉，《中國語文》1978.4。
- 江曉原  
1991 〈天文、巫咸、靈台〉，《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3。
- 池田秀三  
1993 〈讀易緯通卦驗鄭注札記——周禮との關連を中心に——〉，收入中村璋八編，《緯學研究論叢》，東京：平河出版社。
- 竹田健二  
1989 〈國語周語における氣〉，《中國研究集刊》8。
- 何志國  
1995 〈西漢人體經脈漆雕考〉，《大自然探索》1995.3。
- 余雲岫  
1951 〈醫家五行說始於鄒衍〉，《醫史雜誌》3.3/4。
- 余巖  
1972 《古代疾病名候疏義》，臺北：自由出版社。
- 冷德熙  
1996 〈卦氣說及其神話特徵〉，收入氏著，《超越神話——緯書政治神話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
- 吳中朝  
1989 〈《五十二病方》灸方淺析〉，《山西中醫》5.2。
- 呂思勉  
1996 《先秦學術概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 宋向元  
1948 〈東漢以來方士與醫藥〉，《醫史雜誌》2.3/4。

李建民

李生紹

- 1987 〈穴位起源關係探〉，收入《針灸論文摘要選編》，北京：中國針灸學會。

李伯聰

- 1983 〈中醫學歷史和發展的幾個問題〉，收入《科學傳統與文化》，西安：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李均明

- 1984 〈漢簡所見一日十八時、一時十分記時制〉，《文史》22。

李建民

- 1994 〈馬王堆漢墓帛書「禹藏埋胞圖」箋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4。

- 1997 〈中國古代「禁方」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1。

李洪濤、張自雲

- 1983 〈關於《內經》針灸穴位的整理〉，《安徽中醫學院學報》1983.2。

李約瑟

- 1990 《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李零

- 1988 〈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九州學刊》3.1。

- 1991 〈「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國文化》4。

- 1991 〈楚帛書與「式圖」〉，《江漢考古》1991.1。

- 1994 〈說「黃老」〉，《道家研究》5。

- 1995 〈戰國秦漢方士流派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2。

- 1996 〈西周金文中的職官系統〉，收入《盡心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996 〈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簡帛研究》2。

李鼎

- 1958 〈靈樞官針篇淺釋〉，《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5。

- 1978 〈從馬王堆墓醫書看早期的經絡學說〉，《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78.2。

- 1979 〈《素問·脈解篇》新證〉，《上海中醫藥雜誌》1979.1。

- 1998 《針灸學釋難》（增訂本），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

李漢三

- 1981 《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臺北：維新學局。

李鋤

- 1993 〈「開、闔、樞」與「關、闔、樞」辨〉，收入李鋤等編，《針灸經論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 李學勤
- 1989 《李學勤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 1991 〈規矩鏡、日晷、博局〉，收入氏著，《比較考古學隨筆》，香港：中華書局。
- 1994 〈《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收入《王玉哲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1996 〈《素問》七篇大論的文獻學研究〉，《燕京學報》新2期。
- 1996 〈黃帝與河圖洛書〉，氏著，《古文獻叢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 1997 〈《博局占》與規矩紋〉，《文物》1997.1。
- 杜正勝
- 1993 〈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收入黃應貴編，《人觀、意義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1995 〈內外與八方：中國傳統居室空間的倫理觀與宇宙觀〉，收入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
- 1995 〈從眉壽到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念的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2。
- 杉立義一
- 1991 《醫心方の傳來》，京都：思文閣。
- 沈有鼎
- 1992 〈周易序卦骨構大意〉，氏著，《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沈聿之
- 1995 〈西周明堂建築起源考〉，《自然科學史研究》14.4。
- 貝塚茂樹
- 1985 〈中國における古典の運命〉，收入氏著，《古代中國の精神》，東京：筑摩書房。
- 邢文
- 1993 〈帛書《周易》與卦氣說〉，《道家文化研究》3。
- 坂出祥伸
- 1996 〈《黃帝蝦蟇經》について——成書時期を中心に〉，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九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
- 周一謀、彭堅、彭增福
- 1994 《馬王堆醫學文化》，上海：文匯出版社。
- 周一謀、蕭佐桃
- 1989 《馬王堆醫書考注》，臺北：樂群文化事業公司。

李建民

周丕顯

- 1995 〈敦煌科技書卷叢談〉，收入氏著，《敦煌文獻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周仕明

- 1993 〈《內經》中的手術器械——九針〉，《山東中醫學學報》17.6。

孟乃昌

- 1992 〈道家思想與中醫學〉，《中國文化》6。

林克

- 1986 〈騶子五行說考〉，《日本中國學會報》38。

- 1991 〈《黃帝內經》における陰陽説から陰陽五行説への變容〉，《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30。

林昭庚、鄒良

- 1995 《針灸醫學史》，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林富士

- 1993 〈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1。

松井嘉德

- 1995 〈宰の研究〉，《東洋史研究》54.2。

金谷治

- 1988 〈陰陽五行説的創立〉，《中國哲學史研究》1988.3。

金國永

- 1993 《司馬相如集校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長濱善夫、丸山昌朗

- 1986 《經絡之研究》，臺北：五洲出版社。

門田明

- 1993 〈流沙墜簡版本考〉，收入《漢簡研究の現状と展望》，京都：關西大學出版社。

- 1996 〈江蘇省連雲港市尹灣漢墓出土の簡牘について〉，《中國出土資料研究會會報》4。

俞曉群

- 1994 《數術探祕——數在中國古代的神秘意義》，北京：三聯書店。

哈鴻潛

- 1988 〈針灸銅人考〉，《中國醫藥學院研究年報》14。

洪興祖

- 1983 《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公司。

胡道靜

- 1987 《夢溪筆談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胡維佳  
1993 〈陰陽、五行、氣觀念的形成及其意義〉，《自然科學史研究》12.1。
- 范行準  
1948 〈釋醫〉，《醫史雜誌》1.3。  
1986 《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 夏曾佑  
1963 〈儒家與方士之糅和〉、〈黃老之疑義〉、〈儒家與方士分離即道教之原始〉等，見氏著，《中國古代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徐子評  
1990 《中國天文醫學概論》，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
- 徐振林  
1996 《內經五運六氣學——中醫時間氣象醫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 徐復觀  
1993 《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徐興無  
1996 〈《易緯》的文本和源流研究〉，《中國古籍研究》1。
- 祝新年  
1993 《小品方新輯》，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
- 荒木正胤  
1986 〈《醫心方》の妊娠脈圖に現われた經穴に就いて〉，收入氏著，《日本漢方の特質と源流》，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 酒井忠夫  
1953 〈方術と道術〉，收入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東洋史學論集》，東京：清水書院。
-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  
1985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
- 馬堪溫  
1986 〈歷史上的醫生〉，《中華醫史雜誌》16.1。
- 馬繼興  
1979 〈台西村商墓中出土的醫療器具砭鑲〉，《文物》1979.6。  
1980 〈《脈法》考釋〉，收入《長沙馬王堆醫書研究專刊》1。  
1985 〈《醫心方》中的古醫學文獻初探〉，《日本醫史學雜誌》31.3。  
1988 《敦煌古醫籍考釋》，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0 《中醫文獻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2 《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6 〈雙包山漢墓出土的針灸經脈漆木人形〉，《文物》1996.4。

李建民

馬繼興、丁鑾塘、鄭金生

- 1987 〈復原古九針的初步研究〉，收入《針灸論文摘要選編》，北京：中國針灸學會。

馬繼興、周世榮

- 1978 〈考古發掘中所見砭石的初步探討〉，《文物》1978.11。

高文鑄輯注

- 1995 《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高石國

- 1988 《針灸穴名解》，臺北：啓業書局。

高國藩

- 1989 《敦煌民俗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常正光

- 1989 〈殷代的方術與陰陽五行思想的基礎〉，《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

康鎖彬主編

- 1995 《經脈腧穴學》，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

張亞初、劉雨

- 1986 《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張宗棟

- 1990 〈醫生稱謂考〉，《中華醫史雜誌》20.3。

張淑女、黃一農

- 1993 〈試論中國傳統醫學中的「人神」禁忌〉，收入劉廣定編，《第三屆科學史研討會彙刊》，臺北：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

張儂

- 1995 〈敦煌《灸經圖》殘圖及古穴的研究〉，《敦煌研究》1995.2。

- 1995 《敦煌石窟秘方與灸經圖》，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張靜嫻

- 1985 〈《考工記·匠人篇》淺析〉，《建築史論文集》7。

曹瑋

- 1993 〈周代膳夫職官考辨〉，收入《第二次西周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陝西：陝西博物館。

梁忠主編

- 1992 《醫古文譯解》，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連劭名

- 1991 〈考古發現與《易緯》〉，《周易研究》1991.3。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等

- 1996 〈尹灣漢墓簡牘初探〉，《文物》1996.10。

- 郭世寧等  
1996 〈《伯樂針經》考〉，《農業考古》1996.3。
- 郭靄春主編  
1992 《黃帝內經素問校註》，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 陳乃華  
1996 〈先秦陰陽學說初探——《曹氏陰陽》、《三十時》的文獻學價值〉，《山東師大學報》1996.6。
- 陳邦賢  
1948 〈四史中醫師職業考〉，《醫史雜誌》2.3/4。
- 陳松長  
1993 〈帛書《刑德》略說〉，《簡帛研究》1。  
1996 〈帛書《刑德》乙本釋文校讀〉，收入《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陳美東  
1995 〈月令、陰陽家與天文曆法〉，《中國文化》12。
- 陳國慶  
1983 《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臺北：木鐸出版社。
- 陳湘萍  
1987 〈《五十二病方》研究概況〉，《中醫雜誌》1987.5。
- 陳夢家  
1955 〈世本考略〉，收入氏著，《六國紀年》，上海：學習生活出版社。  
1980 〈漢簡年曆表敘〉，收入氏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
- 陳維輝  
1994 《中國數術學綱要》，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 陳繼文  
1994 《中國數術結構》，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 傅舉有、陳松長編  
1992 《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
- 彭仲鐸  
1942 〈釋三五九〉，《國文月刊》16。
- 彭衛  
1988 〈秦漢時期醫制述論〉，《中華醫史雜誌》18.2。
- 彭靜山  
1987 〈「外三陽五會」考〉，《中國針灸》1987.1。
- 湯淺泰雄  
1995 《共時性の宇宙觀——時間、生命、自然》，京都：人文書院。

李建民

湯萬春

1990 《小品方輯錄箋注》，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賀普仁

1993 《針具針法》，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馮友蘭

1994 《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黃金山

1991 〈漢代「明堂」考析〉，《中國史研究》1991.1。

黃展岳

1994 〈中國出土文物記原〉，《故宮文物月刊》12.6。

黃龍祥

1987 〈《黃帝內經明堂》佚文考略〉，《中國醫藥學報》2.5。

1987 〈《黃帝明堂經》與《黃帝內經》〉，《中國針灸》1987.6。

1988 《黃帝明堂經輯校》，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1993 〈經絡學說的由來〉，《中國針灸》1993.5。

1994 〈「足太陰」穴與三陰交〉，《中醫雜誌》35.11。

1994 〈腧穴歸經源流〉，《針灸臨床雜誌》1994.5。

1994 〈腧穴歸經源流初探〉，《針灸臨床雜誌》10.5。

楊士孝

1986 《二十六史醫家傳記新注》，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楊甲三主編

1984 《腧穴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楊宏道

1986 《獸醫針灸史漫話——從石針到光針》，北京：農業出版社。

楊希枚

1972 〈中國古代的神秘數字論稿〉，《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3。

楊維傑

1990 《針灸五輸穴應用》，臺北：樂群文化事業公司。

楊儒賓

1996 〈從氣之感通到貞一之道——《易傳》對占卜現象的解釋與轉化〉，收入楊儒賓等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臺北：正中書局。

1996 〈道家的原始樂園思想〉，收入李亦園、王秋桂編，《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楊學鵬

1993 《陰陽——氣與變量》，北京：科學出版社。

葉九如

1979 〈再說「十二」〉，《中國語文》1979.5。

- 葉又新
- 1980 〈錐形砭石〉，《中華醫史雜誌》10.2。
- 1981 〈試釋東漢畫像石上刻劃的醫針——兼探九針形成過程〉，《山東中醫學報》1981.3。
- 鄒介正
- 1960 〈唐代的針烙術〉，《農史研究集刊》2。
- 1985 〈獸醫針灸源流〉，《農業考古》1985.1。
- 靳士英
- 1991 〈明堂圖考〉，《中華醫史雜誌》21.3。
- 廖育群
- 1987 〈陳延之與《小品方》研究的新進展〉，《中華醫史雜誌》17.2。
- 1988 〈扁鵲脈學研究〉，《中華醫史雜誌》18.2。
- 1988 〈今本《黃帝內經》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7.4。
- 1990 〈漢以前脈法發展演變之源流〉，《中華醫史雜誌》20.4。
- 1991 〈秦漢之際針灸療法理論的建立〉，《自然科學史研究》10.3。
- 1991 〈《素問》與《靈樞》中的脈法〉，收入山田慶兒、田中淡編，《中國古代科學史論·續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1992 《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 1994 〈東漢時期醫學發展之研究〉，《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3。
- 1995 〈陰陽家、陰陽學說與中國傳統醫學〉，《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5。
- 1995 〈陰陽の對立と循環〉，京都：龍谷大學史學部講演手稿。
- 聞一多
- 1944 〈七十二〉，《國文月刊》22。
- 趙健雄
- 1988 《敦煌醫粹——敦煌遺書醫藥文選校釋》，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 鄒良
- 1993 《人身小天地——中國象數醫學源流·時間醫學卷》，北京：華藝出版社。
- 劉宗漢
- 1992 〈長沙馬王堆出土帛書《經脈書》研究之一——從帛書《經脈書》論《內經》經脈走向體系的二元性〉，《文史》36。
- 劉長林
- 1996 〈陰陽原理與養生〉，《國際易學研究》2。
- 劉敦愿
- 1994 〈漢畫像石中的針灸圖〉，收入氏著，《美術考古與古代文明》，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

李建民

樊績

1934 〈解釋「三七」〉，《太白》1.4。

蔡景峰

1987 〈論司馬遷的醫學思想〉，收入劉乃和主編，《司馬遷與史記》，北京：北京出版社。

鄭金生

1981 〈古代的中藥粉碎工具及其演變〉，《中華醫史雜誌》11.1。

鄧良月、黃龍祥

1995 《中國針灸證治通鑑》，青島：青島出版社。

錢超塵

1988 《中醫古籍訓詁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錢劍夫

1988 〈試論《世本》之製作年代及其價值〉，《中國歷史文獻研究》2。

龍伯堅

1984 《黃帝內經概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篠原孝市

1981 〈《黃帝內經明堂》總說〉，收入小曾戶洋等編，《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八冊》，大阪：東洋醫學研究會。

1994 〈《醫心方》の鍼灸〉，收入《醫心方の研究》，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

謝克慶等

1996 〈「西漢人體經脈漆雕」的價值和意義〉，《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報》19.1。

謝利恒

1997 《中國醫學源流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謝松齡

1991 《天人象：陰陽五行學說史導論》，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

鍾少異

1995 〈道士、道人考〉，《中國史研究》1995.1。

鍾依研

1972 〈西漢劉勝墓出土的醫療器具〉，《考古》1972.3。

鍾益研、凌襄

〈我國現已發現的最古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

韓健平

1996 〈「陽明」考〉，《中華醫史雜誌》26.2。

1997 〈出土古脈書與三部九候說〉，《中華醫史雜誌》27.1。

韓健平編

- 1996 〈古脈書研究論著目錄〉，收入氏著，《馬王堆古脈書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叢春雨主編

- 1994 《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魏啓鵬、胡翔驛

- 1992 《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壹〕，成都：成都出版社。

鎌田重雄

- 1967 〈方士と尙方〉，收入氏著，《史論史話・第二》，東京：新生社。

龐樸

- 1994 〈陰陽：道器之間〉，《道家文化研究》5。

羅福頤

- 1985 〈臨沂漢簡所見古籍概略〉，《古文字研究》11。

藤木俊郎

- 1990 〈素問と傷寒論の三陰三陽の名稱について〉，收入氏著，《素問醫學  
の世界》，東京：續文堂。

藤原高男

- 1978 〈内明、内解、内學等について〉，收入《吉岡博士還暦記念道教研究  
論集——道教の思想と文化》，東京：國書刊行會。

饒宗頤

- 1993 〈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簡帛研究》1。

顧文炳

- 1993 《陰陽新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顧實

- 1980 《漢書藝文志講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Chen, Ning

- 1994 “The Problem of Theodicy in Ancient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2.

Cullen, Christopher

- 1980-81 “Some Further Points on the Shih,” *Early China* 6.

DeWoskin, Kenneth J.

- 1983 *Doctors, Diviners, and Magicians of Ancient China: Biographies of Fang-shi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alkenhausen, Lothar van

- 1995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Role of Spirit Mediums in Early China: The Wu Officials in the Zhou Li,” *Early China* 20.

李建民

- Graham, A. C.
- 1989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Harper, Donald
- 1982 *The "Wu Shih Erh Ping Fang": Translation and Prolegomena*.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 Kalinowski, Marc
- 1995 〈馬王堆帛書《刑德》試探〉，《華學》1。
- Kuriyama, Shigehisa
- 1995 “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Bloodletting,”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0.
- Sivin, Nathan
- 1995 “The Myth of the Naturalists,” in idem,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Variorum.
- Sontag, Susan
- 1995 《隱喻としての病い》，東京：みすず書房。
- Unschuld, Paul U.
- 1982 “Ma-wang-tui Materia Med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arly Chinese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Zinbu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 12.
- Wu, Kuang-ming
- 1989 “Chinese Aesthetics,” in Robert E. Allinson (e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ind: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mada, Keiji
- 1979 “The Formation of the Huang-ti Nei-ching,” *Acta Asiatica* 36.
- 1991 “Anatometrics in Ancient China,” *Chinese Science* 10.
- Yates, Robin D.S.
- 1994 “The Yin-Yang Texts from Yinqueshan: An Introduction and Partial Reconstruction, with Notes on their Significance in Relation to Huang-Lao Daoism,” *Early China* 19.

## *Mingtang and Yinyang: The Case of Wushier bingfang from Mawangdui*

Jianmin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s of *shuxue* 脫穴 (also termed “*mingtang*” 明堂) and *yinyang* 陰陽 in Chinese medical recipes and techniques.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 although the medical manuscripts (*maishu* 脈書) discovered at Mawangdui offer clear descriptions of eleven circulatory tracts (*mai*), they make no mention of the term *shuxue*. This has given rise to the theory that the *shuxue* were preceded by the *jingmai* 經脈.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phrase “Jiu qi taiyin, taiyang” 灸其泰陰、泰陽 in the *Wushier bingfang*,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aiyin* and *taiyang* are names of *xue*, or “locus” on the human body, and not names of *jingmai* (circulatory tracts). These *xue* are locat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wrist and ankle, and are named the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as are the *jingmai*. There are in total twelve *shuxue* named with the terms *yin* and *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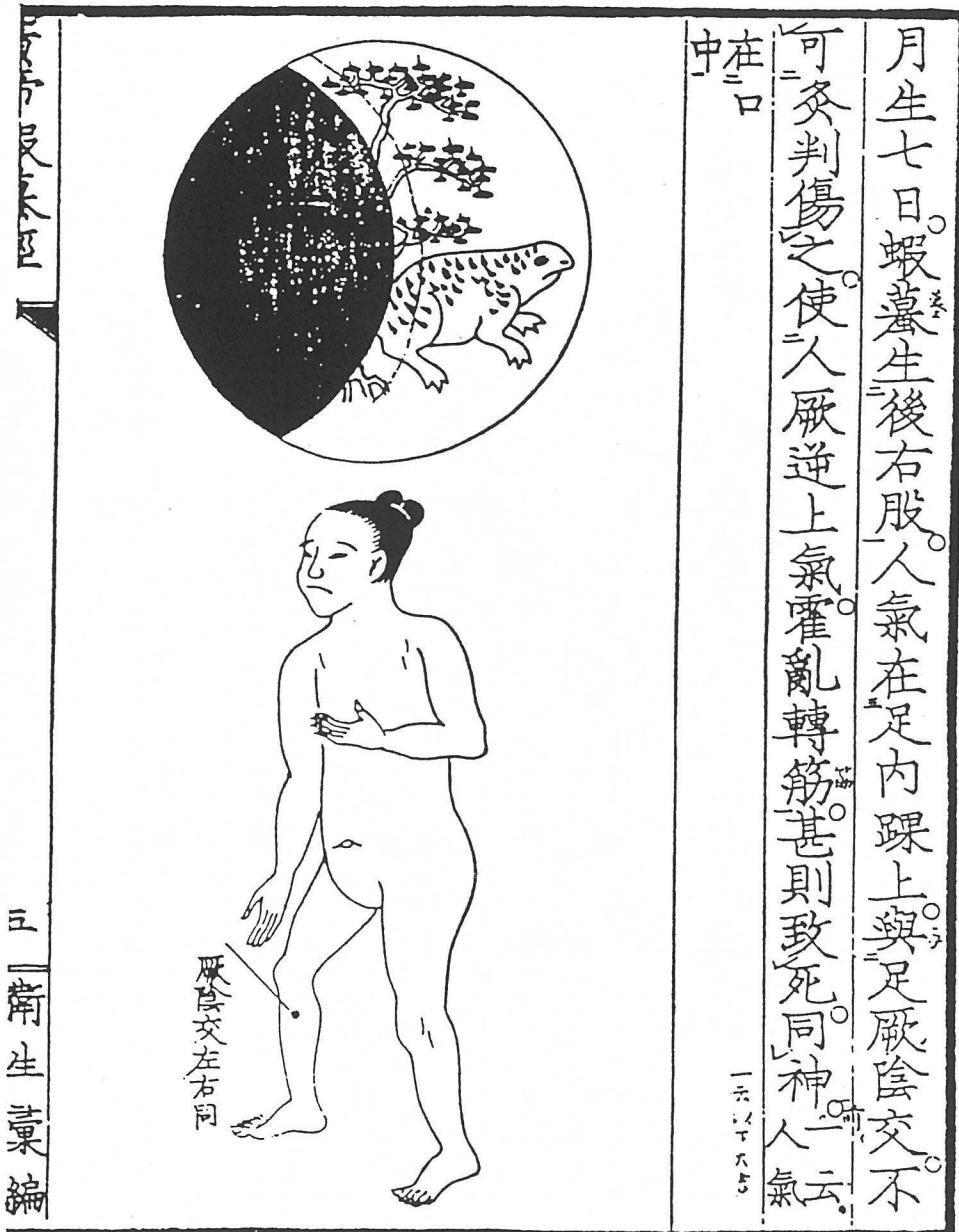
Second, the author conducts an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the *shuxue* that are named with the terms *yin* and *yang*. The term “*yinyang*” as used by “adepts of esoteric arts” (*fangshi* 方士), was mainly used in the following two ways: (1) as a term for astrological and astronomical learning, and (2) as a mode of thinking by which adepts of the esoteric arts in ancient China divided space and time, and expressed seasonal, aspectual, and dynamic changes. The twelve *yinyang xue* are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schema of “seasons — with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shuxue*.”

The field of learning relating to *jingmai* and *shuxue* in ancient China was called “*mingtang*.” The term *mingtang* refers variously to the place of political activity of the king, the human body, and the *shuxue*. Ranging in scope from large to small, it is at once a replica and an essentialization of the macro-cosmos. Medical theories pertaining to topics such as “part and whole,” and “period and cycle,” which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discourse over recipes and techniques, originated within the specific Chinese cultural milieu of this *mingtang* learning.

**Keywords:** *Wushier bingfang, mingtang,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twelve yinyang xue, the history of fangji*



圖一：三陰交穴在內踝上三寸處  
出自《人體經脈圖》（清康熙年間彩繪本）



圖二：足厥陰穴

《黃帝蝦蟆經》



圖三：手陽明穴  
《黃帝蝦蟇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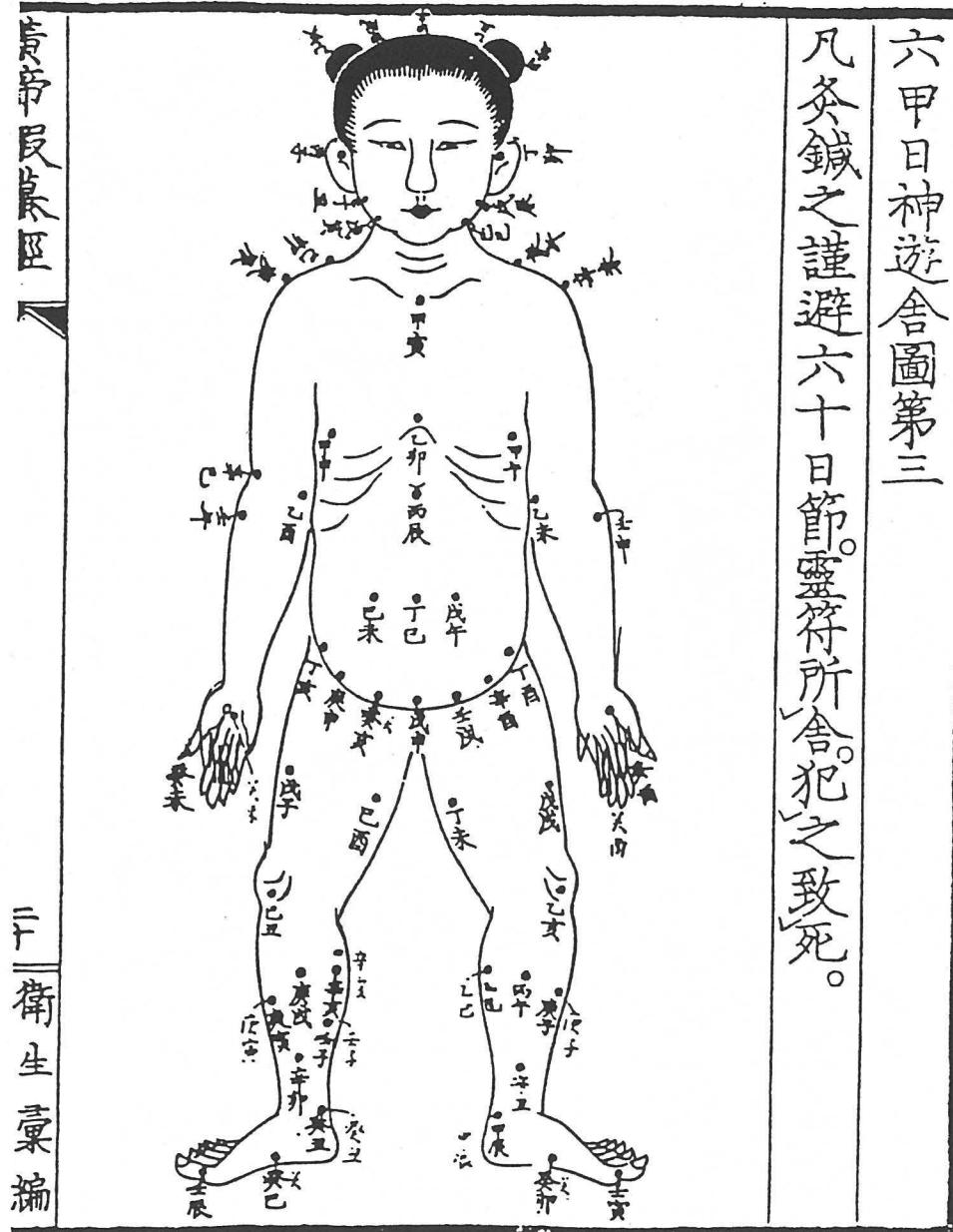


圖四：足太陰穴

《黃帝蝦蟇經》

六甲日神遊舍圖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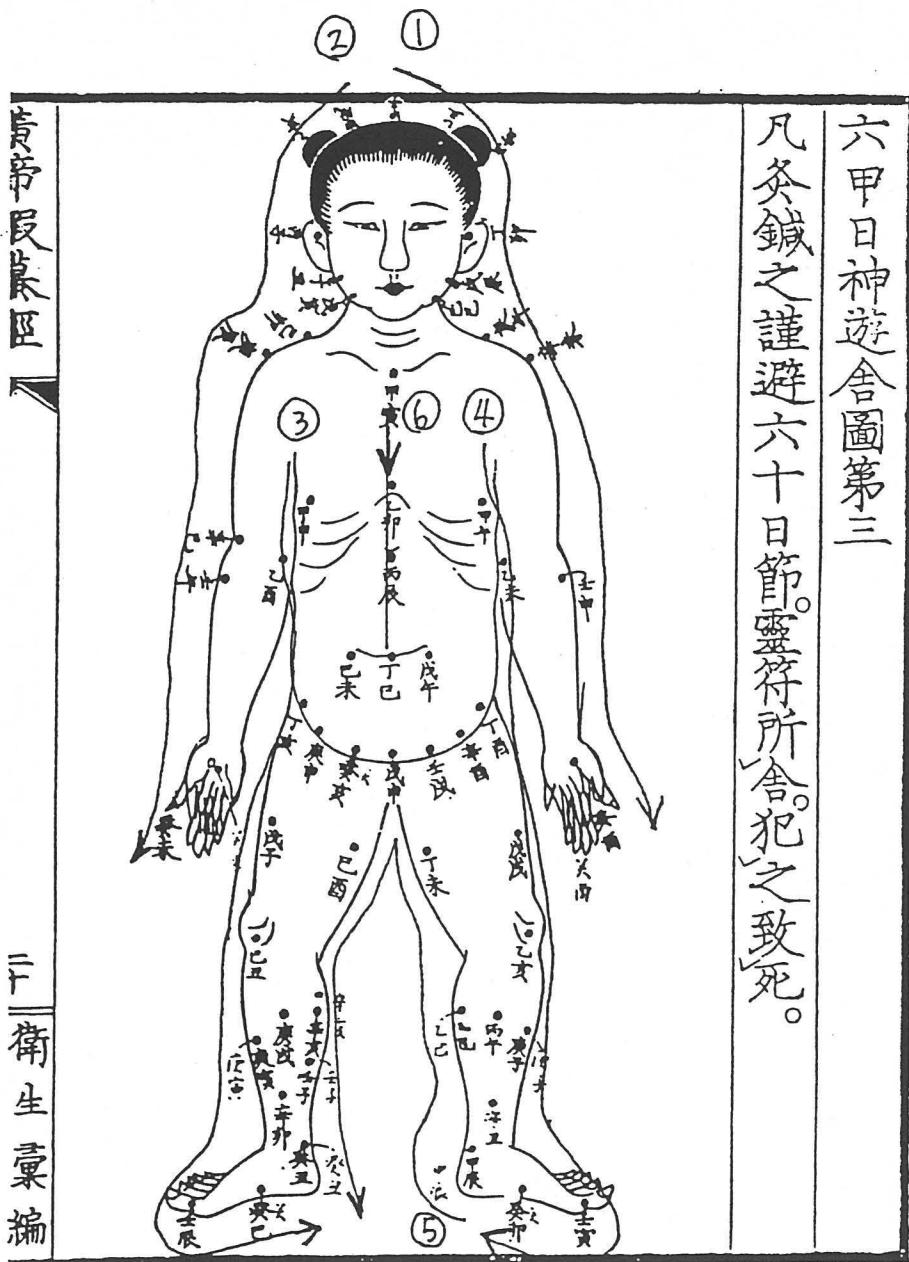
凡灸鍼之謹避六十日節。靈符所舍。犯之致死。



圖五·a：六甲日神遊舍圖  
《黃帝蝦蟇經》

六甲日神遊舍圖第三

凡灸鍼之謹避六十日節。靈符所舍。犯之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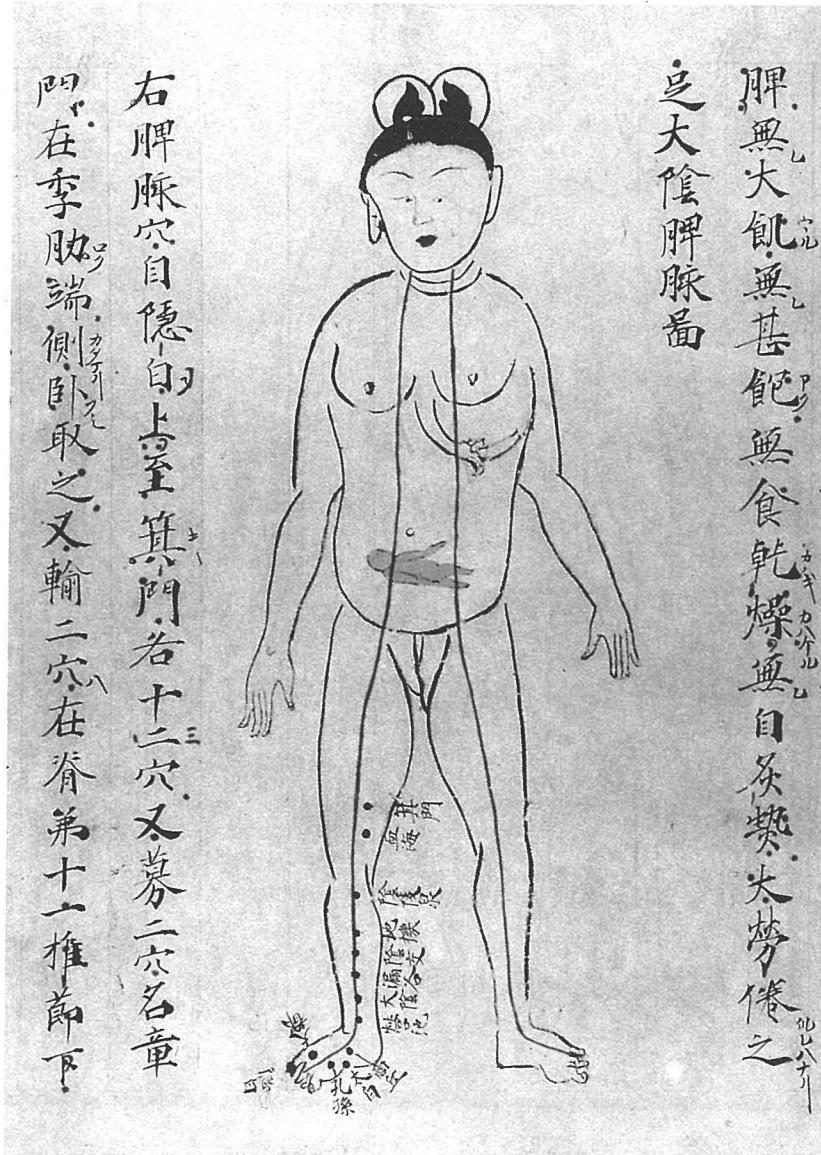


圖五·b：六甲日神遊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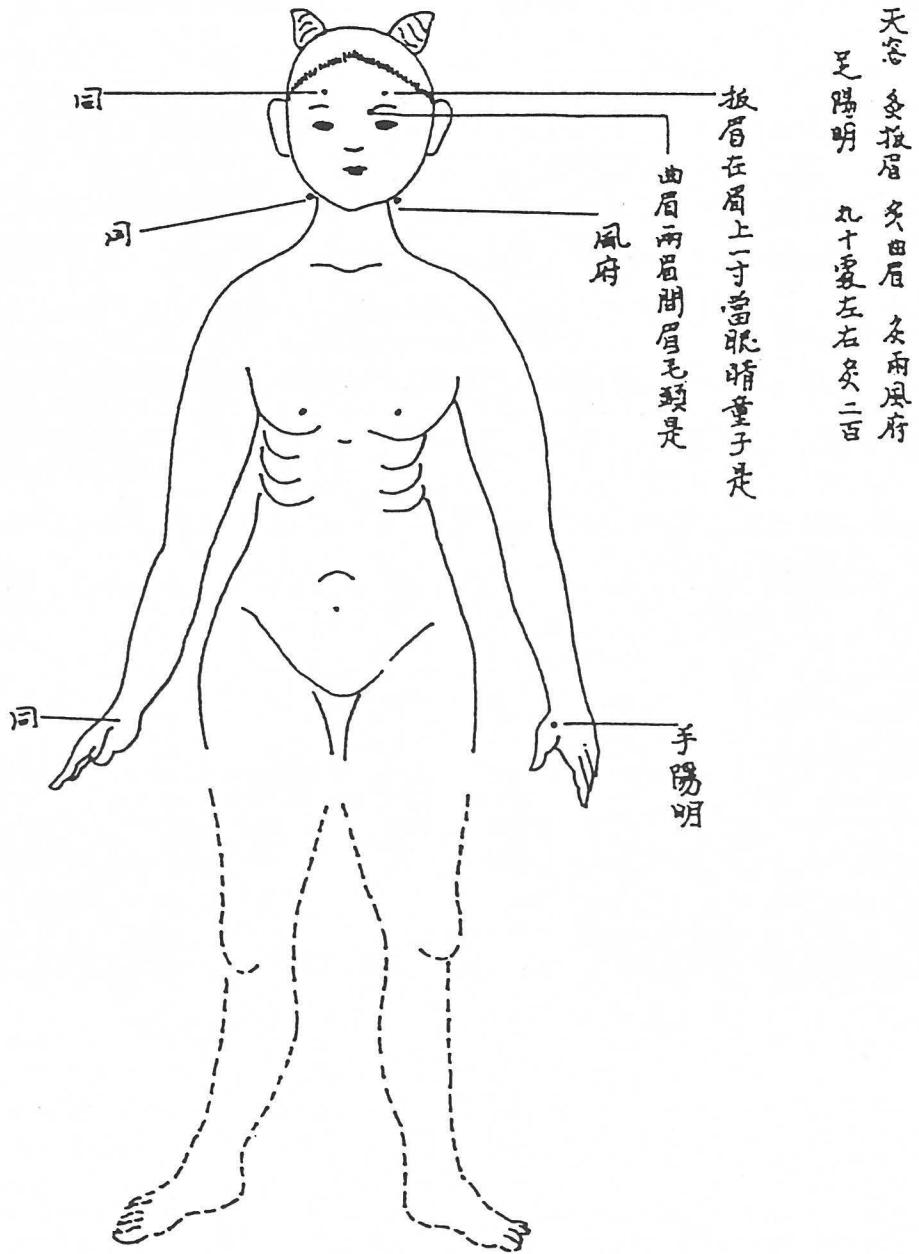
以十為數，共六旬。缺丙戌、丙申。  
《黃帝蝦蟇經》

脾無大飢無甚飽無食乾燥無自發熱大夢倦之  
足太陰脾脈圖

右脾脈穴自隱白上至箕門者十二穴又募二穴名章門在季肋端側臥取之又輸二穴在脊第十一椎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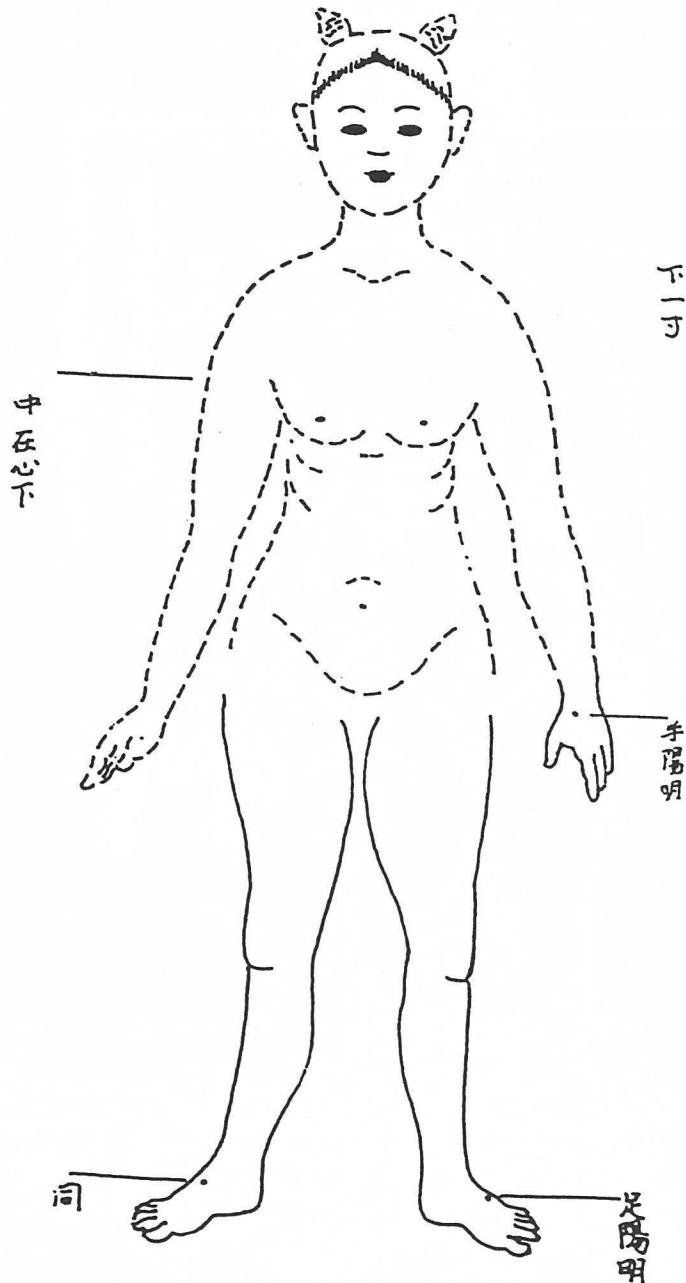


圖六：足太陰穴  
《醫心方》卷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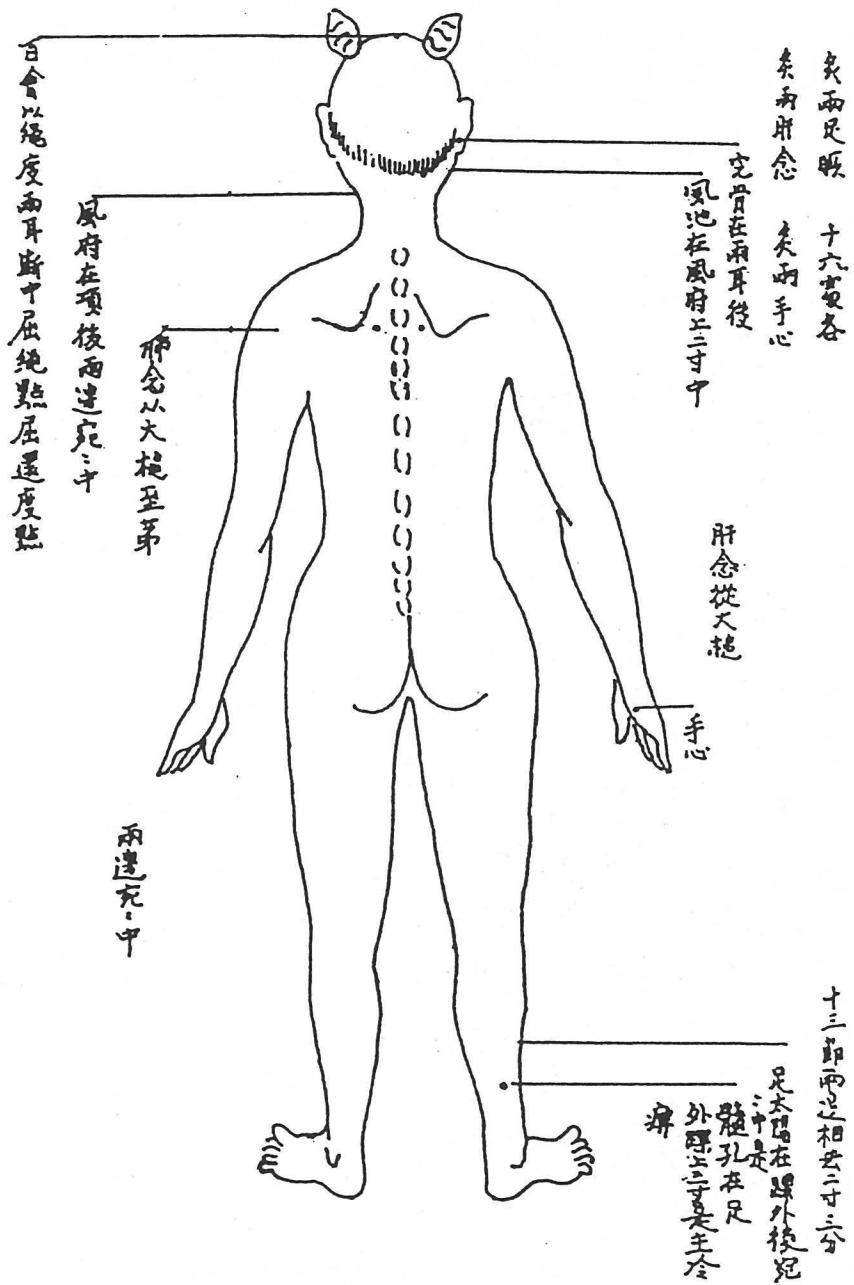
圖七：手陽明穴

張儂，《敦煌石窟祕方與灸經圖》（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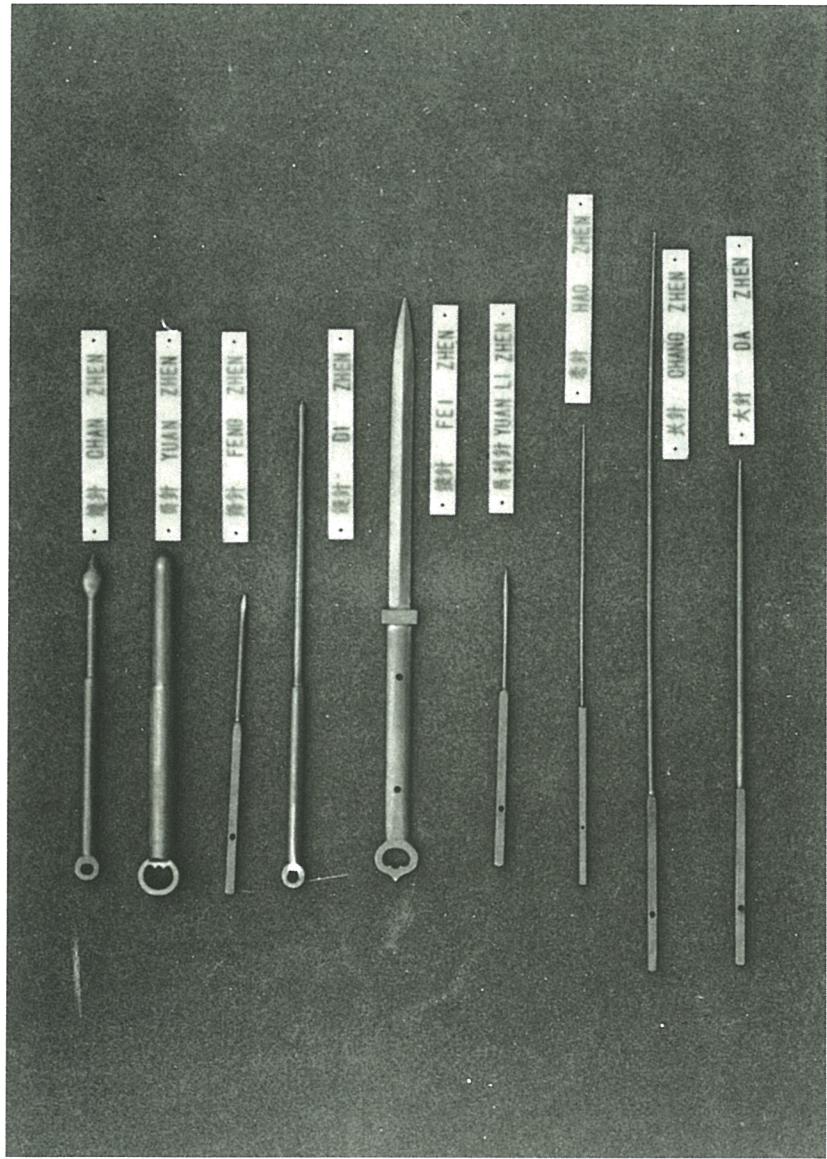
圖八：足陽明穴

張儂，《敦煌石窟祕方與灸經圖》，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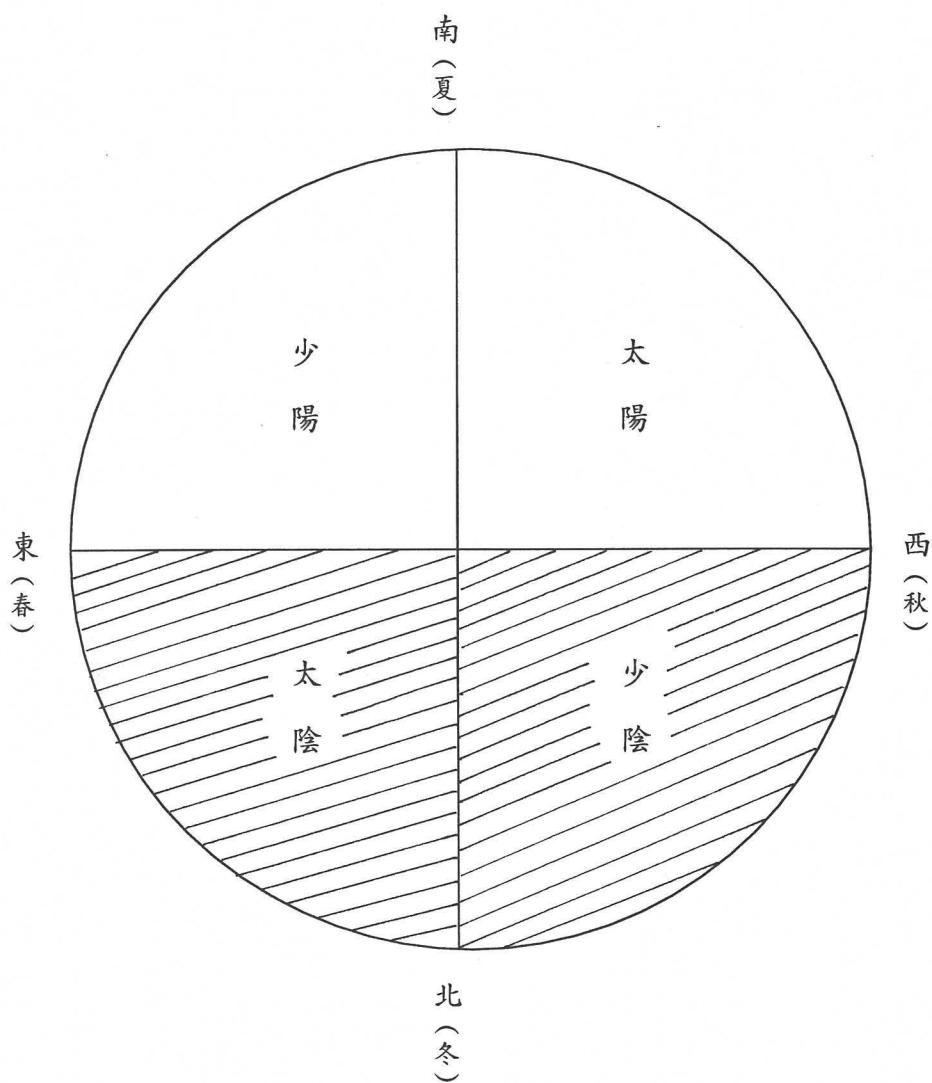


圖九：足太陽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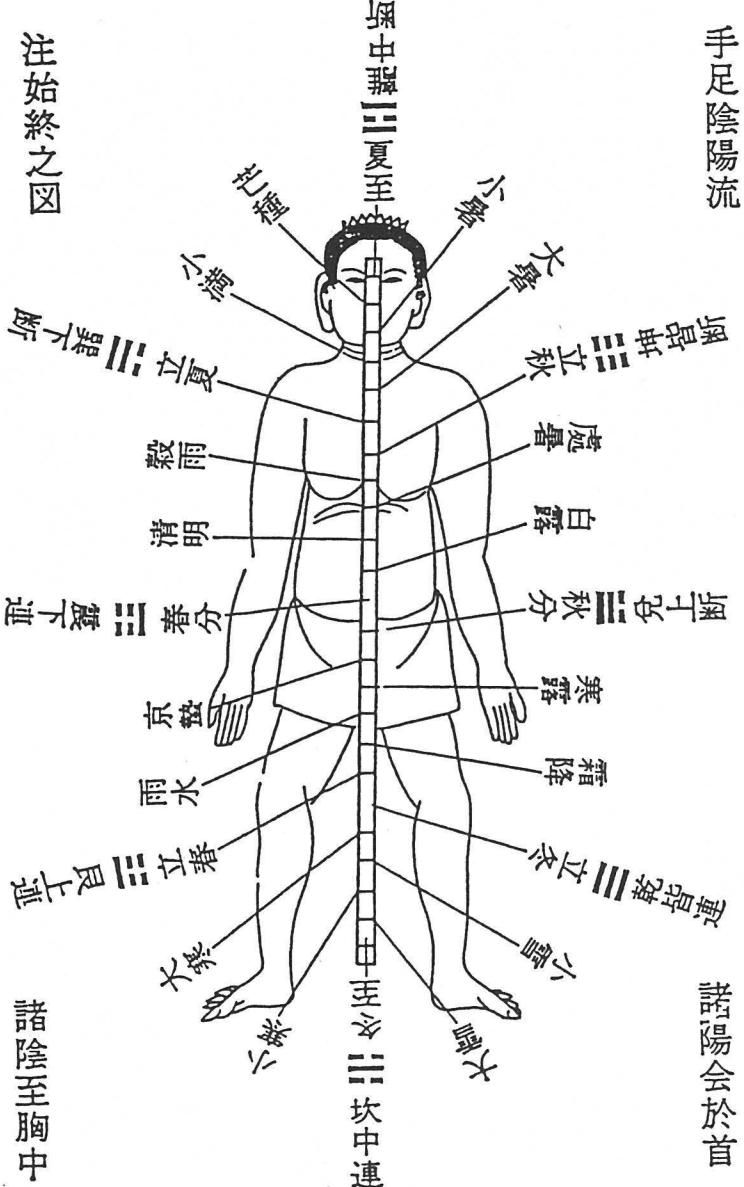
張儀，《敦煌石窟祕方與灸經圖》，圖10。



圖十：九針復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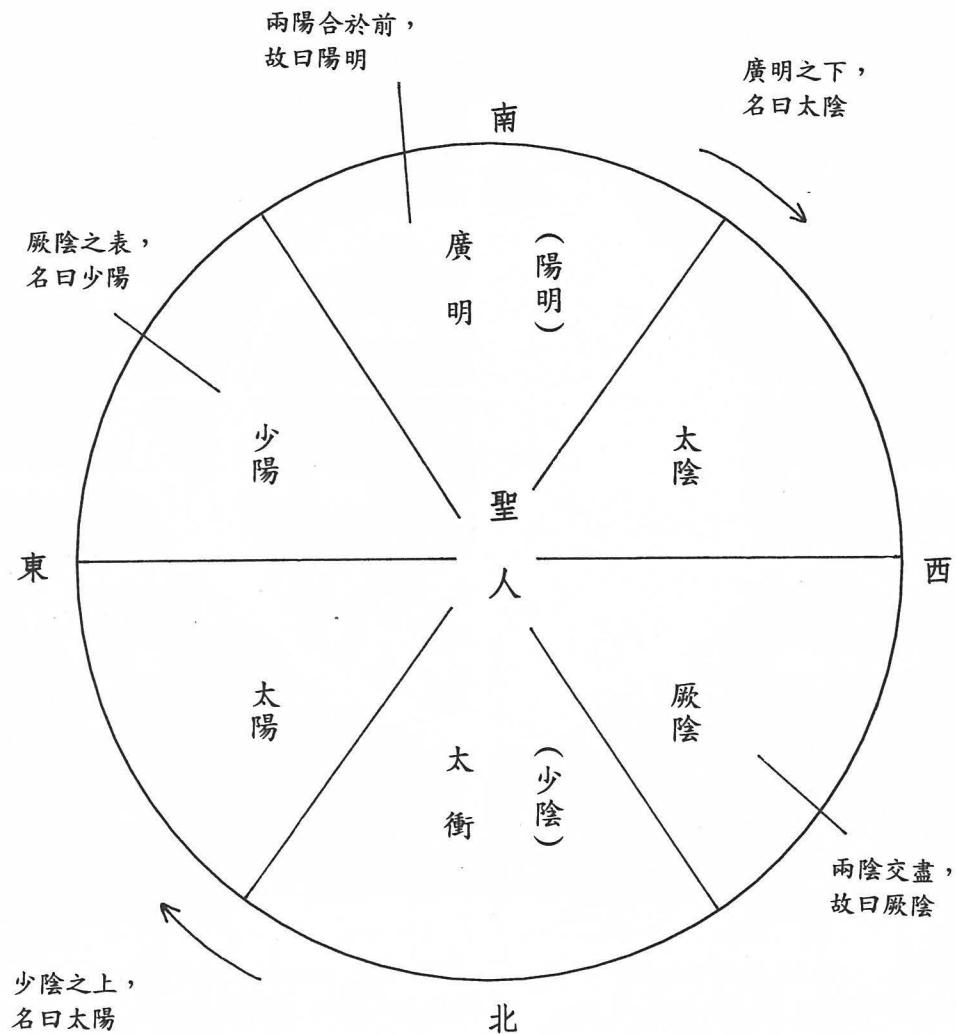


圖十一：太少陰陽「時位」切割圖（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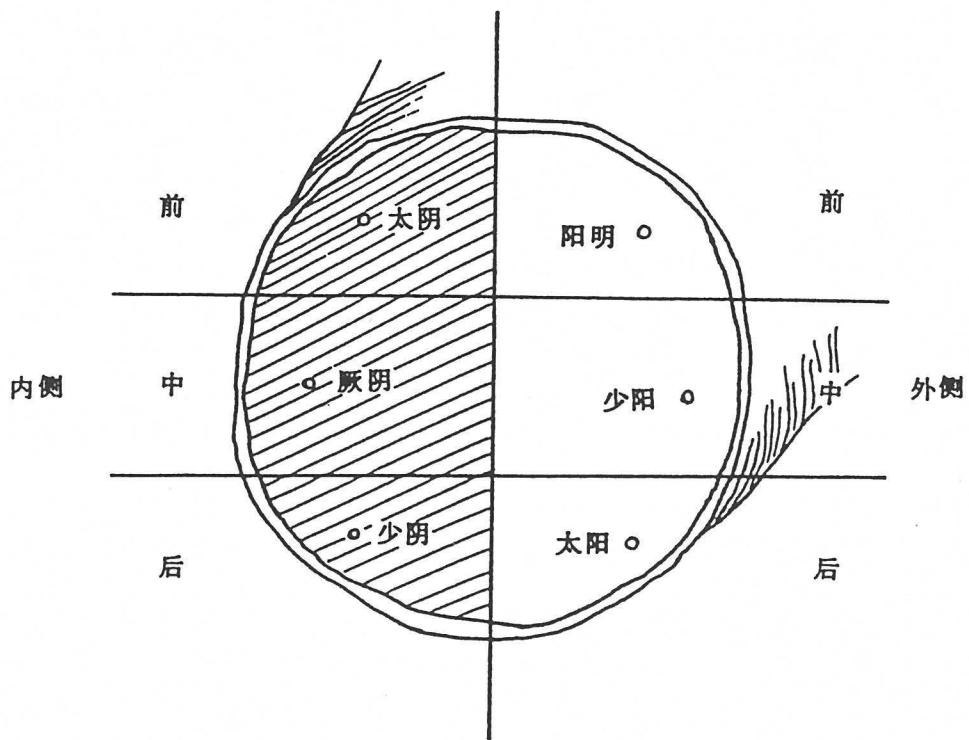


圖十二：人體與四時陰陽圖

竹内實，《中國の思想》（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4年版），頁123。  
原題為「人體的陰陽循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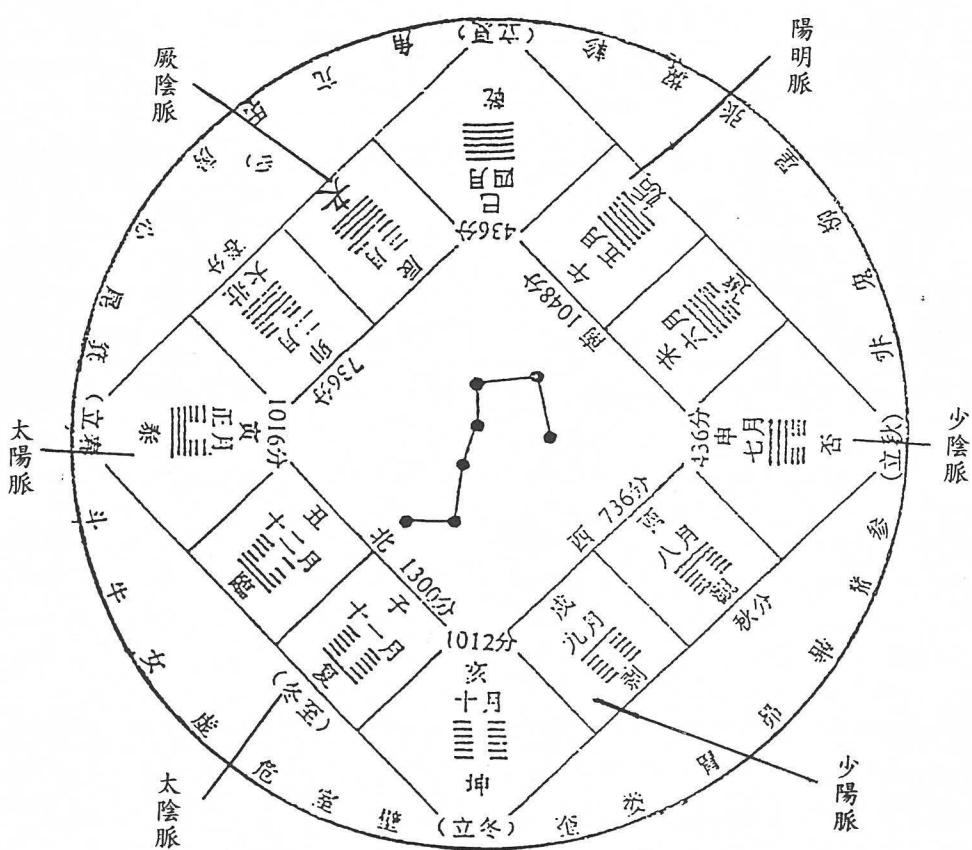


圖十三：三陰三陽空間切割圖（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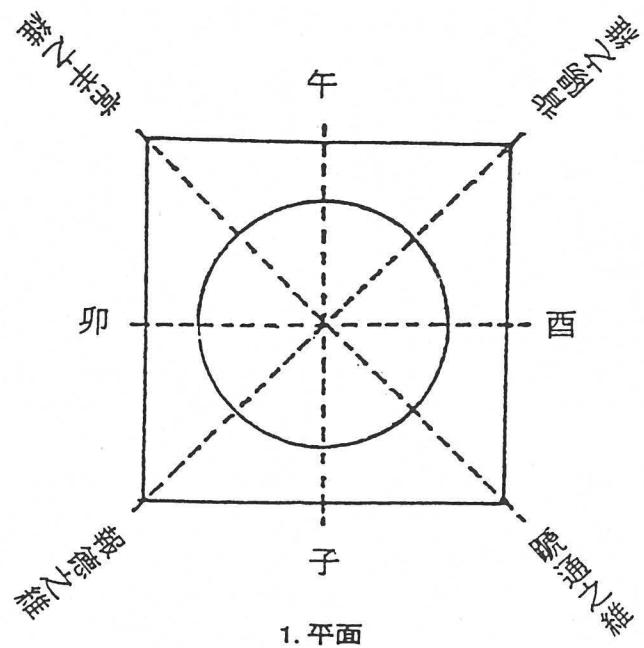


圖十四：十二經脈在四肢空間的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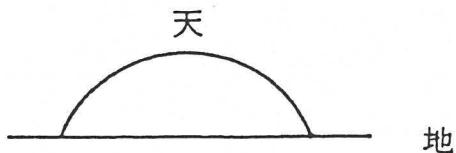
祝總驥、郝金凱，《針灸經絡生物物理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頁68。



圖十五：《素問·脈解》圖解  
太陽一少陰、少陽一厥陰、陽明一太陰的表裡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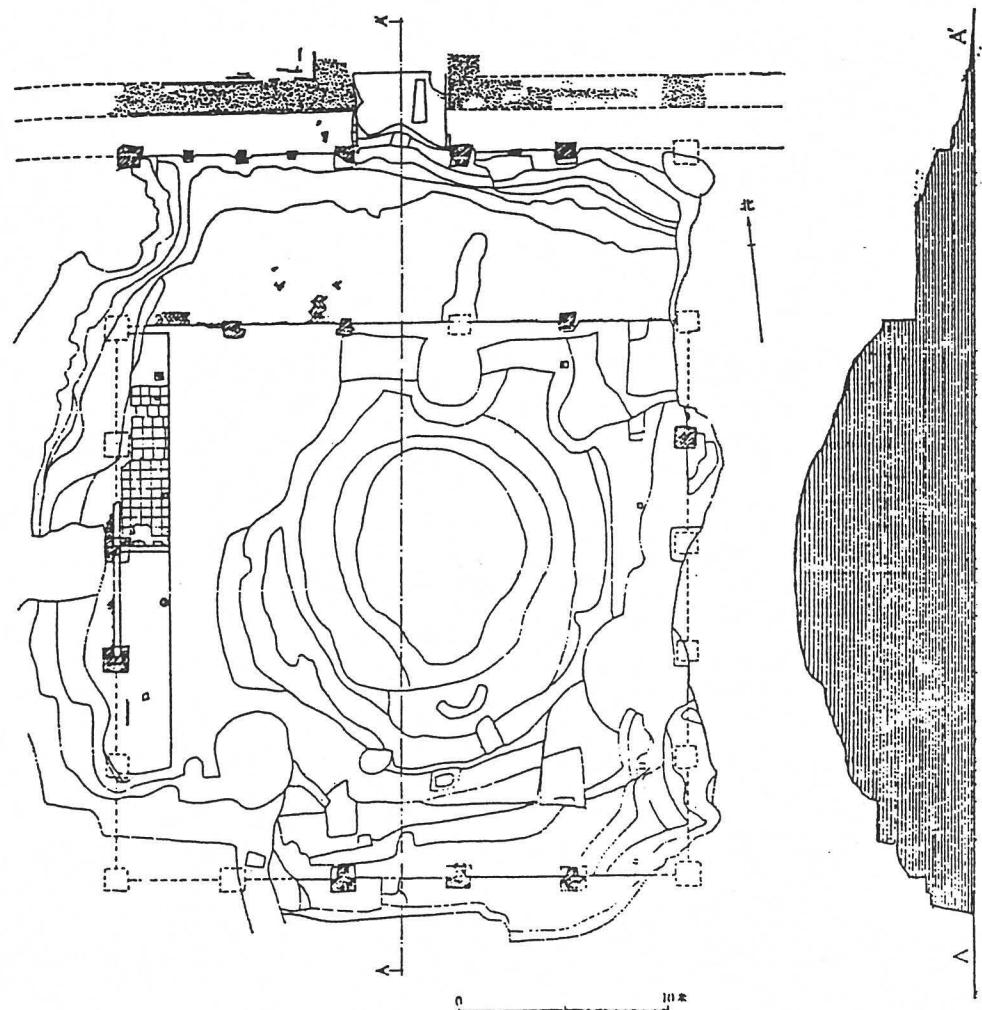
1. 平面



2. 剖面

圖十六：天體八方二繩四鉤圖

《九州學刊》4.1(199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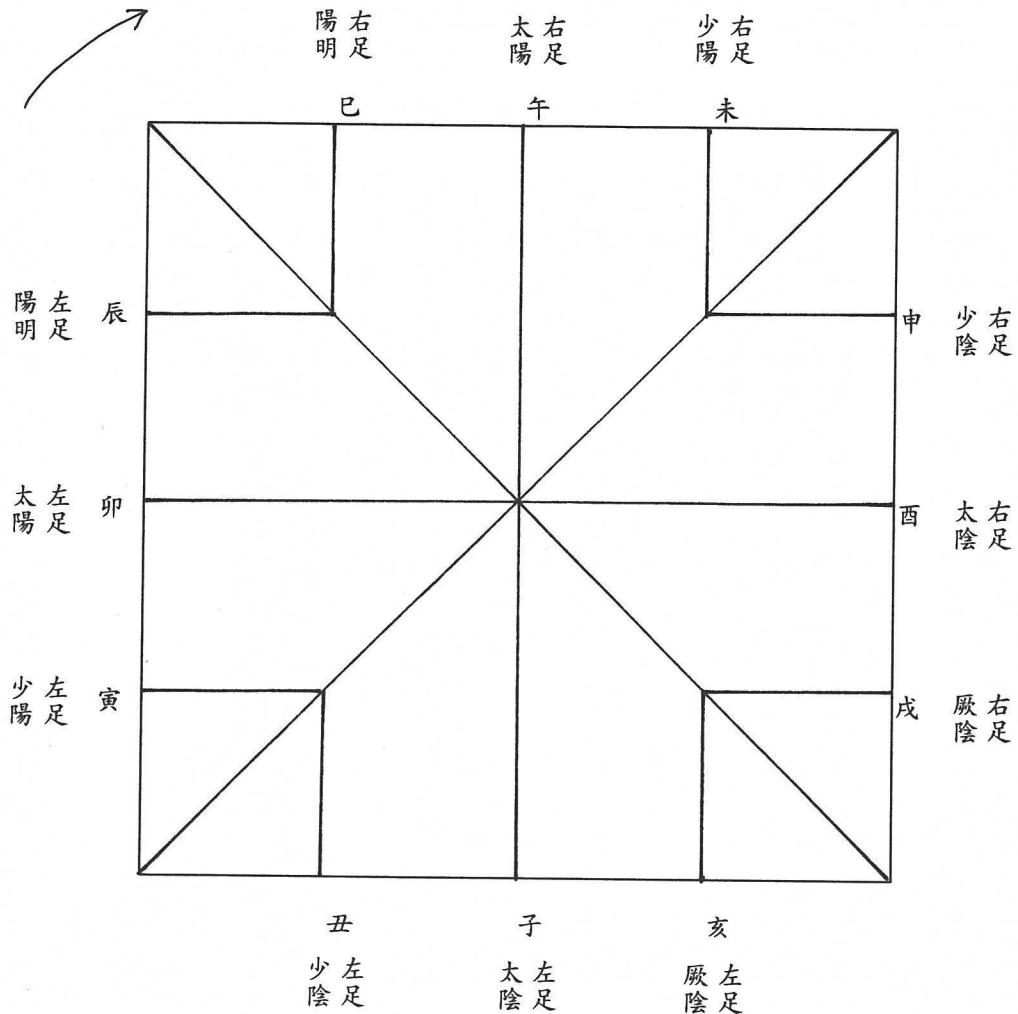


灵台遗址平、剖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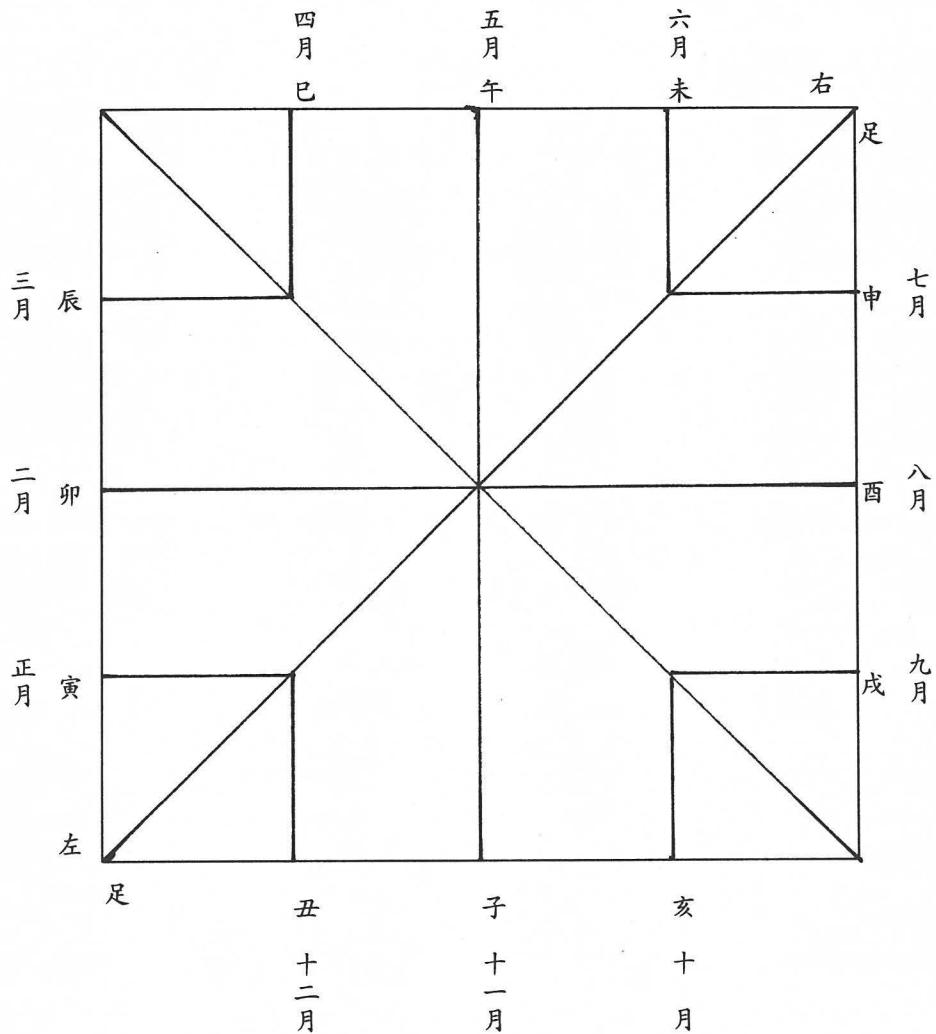
圖十七：洛陽南郊靈台遺址

《考古》1978.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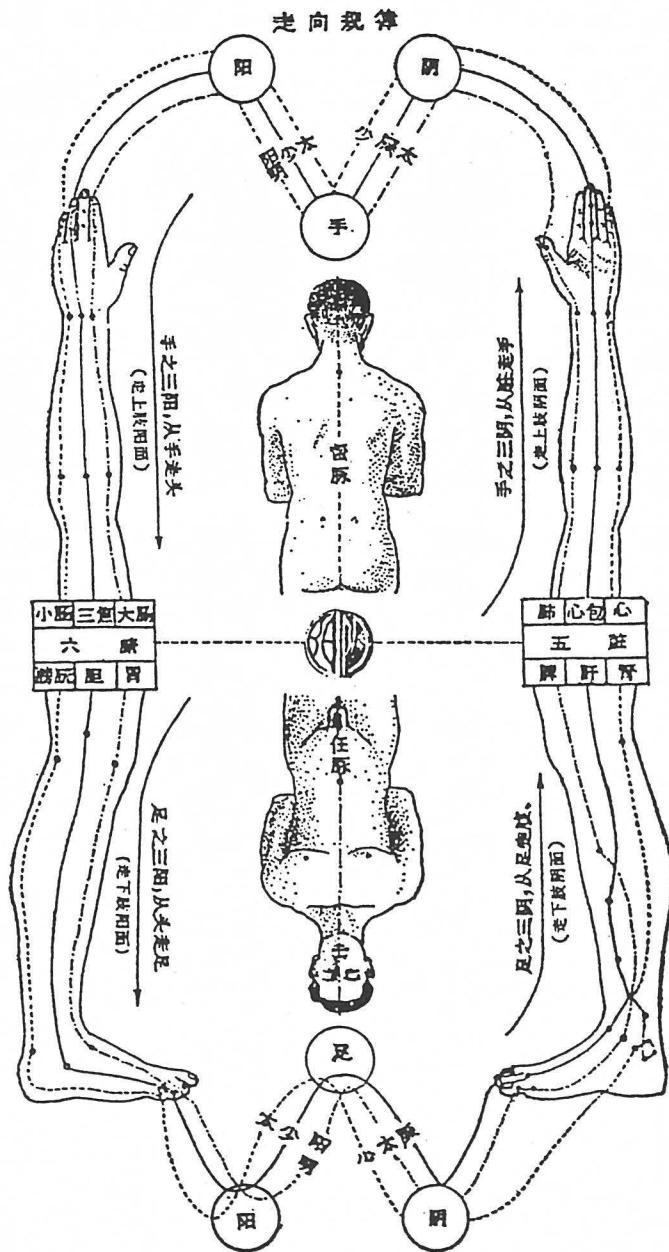
右 旋



圖十八：《靈樞·陰陽繫日月》圖解（自繪）



圖十九：1-3月      人氣在左  
 4-6月      人氣在右 }      陽  
 7-9月      人氣在右 }  
 10-12月      人氣在左 }      陰



圖二十：人體二繩四維圖

程紹恩，《經絡針灸心法》（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頁4。